青城集 四

記傳論說題跋

青城集目錄卷之七

記

傳

青城集目錄卷之七

青城集卷之七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記

興海明倫堂重修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人倫也堯之命契始立其教至孔子而大備然三代之學道無常師教無偏主政法選舉禮樂兵刑一出於學及周之末學政專歸於儒而俎豆者主之於是立之師列之弟子春秋釋奠於先師揖讓降陟有禮拜跪步趨有節簠簋罍爵有數講習游息有時絃歌以宣其和榎楚以董其威教之以

民彝物則幼而學習長而踐履平其心志柔其骨節銷奮競之氣篤孫弟之風長少師資之分嚴而君臣父子之倫益明禮樂由此而興政法由此而立選擧由此而精兵刑由此而戢此儒道所以爲百家宗而功德被於萬世也非夫子之聖曷能主此教哉以故自夫中國有道之世以至四裔蠻貊之倫莫不同尊孔子而我東爲之冣盖以居在出日之鄕夙承父師之教也吾夫子之欲居也其亦以是與吾東學校自太學以外無郡不設大成殿以奉五聖十哲宋六賢兩廡享七十弟子以及唐宋諸子我東先正而明倫

堂以處諸生學制之備殆中國之所未有也與海之爲郡僻在海堧而學規比於諸州以兵燹之不入也巋然而峙者猶舊材也然歲久頹圮瓦椽敗缺不可以不改 英宗丙申葺大成殿而明倫堂則未遑也粤十年乙巳大中適守是郡乃循衆願而葺焉棟楹并因其舊楹之朽者補而椽瓦則改東西齋撤而新之凡九十餘日而訖用錢五萬有奇并郡人之殖而待用者也夫道教之行在人堂室特其末也然堂室尊然後學校重學校重然後道教光明倫堂之重於學也有是夫然倫之於人孰非其常職哉天之所以

叙我聖之所以教我不過因吾有而篤之也一有所失人道闕矣知此人孰不惕然而自勗哉然明之實難孝如曾子方謂之可忠如周公始稱其分苟以常職之無闕而謂之明倫可乎必也學以聖人爲期道以天理爲宗經正而教盛禮崇而術精入孝出弟上忠下慈行之也力推之也遠政化敦風俗醇是之謂明倫而升是堂者方可以無愧今諸生之力於葺意固美矣然猶治其末也盍亦勗所本哉況今 聖明御極君師之職畢萃於上治教日盛八域風動而堂之葺也適在是時一新之化與海亦與之矣孟子曰

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待文王而興猶謂之凡民文王作矣而不之興凡民不我齒也諸生得無愧哉大中忝爲之宰不敢不勉落之日記以諗於衆且爲來者勉是役也終始董成者齋儒鄭熑李廉國也其勤亦不可以不書遂爲之志

安國寺重修記

假靈於神衆易趍因力於衆事易就浮屠氏之善造功專由此也吾儒之興事也禮義以導之法令以齊之勤者賞之惰者威之胥徒官長莅之勑之勞來董

勸若是其備也然民猶有不率令者少或過制怨讟隨之浮屠則一切無是也然不獎而民自勸不罰而民自畏不令而民自趨不督而民自勵相率赴勞甚於已事木石之集速若鬼輸沿門乞施化財千億而人不以爲貪梵宮法宇像擬王居而人不以爲僭至若蚩氓之慳一錢不外假也然布施或過千金不少吝也是孰使之然哉徒以佛靈故尒夫禍福動人莫先於神佛亦神之徒也古者神教固在我矣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殷俗尚鬼故盤庚遷都誥民以神罰周雅常稱祭祀之福故使天下之民齋明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神教也以此導民何求而不獲哉故春秋之時重詛盟田單假神師以破燕古之藉於神者如此及世教明而人道勝神則遠於我而佛乃假其柄也故興事造功反有勝於吾儒者然吾儒固不以此而易彼也慶州安國寺特據名山雄峙累刧丙午之秋不戒於火佛宇僧寮鐘樓冥閣一夕而燼山門蕩殘如經兵燹常情以度殆遂墟矣乃其冬斲雪氷而刱役翌年春衆搆咸湧幾復其舊觀者疑其神造有是哉衆力之捷於功也然惟浮屠氏能之以其輸心也專捨力也

恐也不然徒藉於神而便可集衆力哉佛亦不自靈也役垂訖主事僧宇柱樂英克仁因山人宇澄乞記於余故備書其勤以爲興事者勸

惜晩齋記

君子裕後之念篤於裎躬非身之薄而後則厚也殆後事長於身計也然身之不飭後將安式故教之在身徵之在後然裕後之政常在於晩故君子立心制行老而彌篤良由惜之晩者長也然少而不自惜晩於何有不謹乎始而能善其終者吾未之見也然少之惜也易晩之惜也難盖功名疎則惜陰之心弛血

氣凋則秉燭之工減必也裕後之念篤然後方能惜之晚也斯道也大中聞諸先輩徵諸吾鄉多矣梅溪李公吾鄉之耆舊也少嘗濯磨淬勵期有爲於世聲譽蔚於士類蓮竹之休於公乎徵然時命之違志士亦無如之何矣卒之紆青拖紫立揚於世者多公之後生而公則老於鄉矣知公者無不惜之然公則不以窮達衰壯易志平居未嘗少懈教授訓習一以身爲律以故子孫皆修潔劬學峙爲成材未食之報必徵於後然公未嘗自足也名其齋曰惜晚以見其志命大中爲記大中竊念仁善之報莫晰於吾鄉寔吾

鄉之昌運也然食於躬者少徵諸後者多非天之緩於報也殆善善也終而長也慳享而豐報非君子之福耶故裕後之道莫如禔躬是固先輩之所同勉而公獨歸然在爾今其自命正以其勑於少者勗諸晚行之身者裕於後也一身之窮而後世之通公何憾焉然則公之惜晚非惜其短正爲其長者也後輩之觀感待公而益篤豈不增爲吾鄉之光哉既已祝諸公退又以惜諸少者爲後輩勉

陶岡精舍記

三代處民以井處士以學士亦民之一也故幷食於

井然孔孟之徒周遊歷聘殆若非受田安士者而懷居者反不足爲士其故何哉天之生斯民也並使之自食也聖人者導之分其職爲四而正德利用厚生即其事也然正德也者惟士爲能故居四民之首而縱無恒產猶可以食於人也故之越之燕惟義之適而所至亦必授館焉繼粟焉以其爲行道之主而屋食不足以憂之也是又井與學之外而在位者任其責也不然何以敦士之職而不使之懷居哉故天下有道布衣先得其所銀川趙景九衍龜少從賢師力學研經老益勵志造次不失其守然貧不能安其居

就食東西殆若旅人之無家老寓稷山之陶里築屋三間名之曰陶岡精舍左書以誠齋右書以敬菴幅巾韋帶棲息其中以爲終老之所丁未夏大水民居多墊壞而景九之屋及焉縣尉李侯弘源承 朝令助民之葺而景九則爲之改搆 朝家濟民之政景九先受其惠李侯之對揚可謂知所本矣使一世掌民牧者皆能如李侯士豈有失所者哉抑吾因是而有所感也古之養士重於授祿方其貢於鄉也尊之以賓享之以事鬼神之制達於天子貯之國學敷奏明試以底乎用三代作興之盛用此道也及夫歷聘

之風降爲游說揖讓之俗變爲黨比而士益賤世益
渝是則咎猶在下也乃至科舉興而選用偏令之居
學者弁功令帖括之徒而窮經蘊實之士反不得與
焉流離山野皇皇焉屋食之憂尚可望其興起文儒
以廣作成之效耶後世之不復古其由是歟方今
聖明御極治法一遵三代養士之政行復庠序之舊
景九其患無食哉屋已見其兆矣景九第益脩已職
以俟之

廟洞賖屋記

吾少無適俗之願但願林下小築左右圖籍灌蔬種

樹聊以自娛此固山居者常分然顧乃游學多年在家常少早竊科名嬰係朝籍視家以逆旅者三十年矣間因廢斥在鄉得與里巷親友棊酒徵逐享田園之樂三年而復出仕塗秘閣圖書亦稱仙府而與共周旋者并金閨之彥也及出嶺外風流益盛按察守宰儒生釋子其以名勝稱者并我好也重以江山聲妓恣意跌宕所謂宦遊之樂殆盡身歷然雅志則不存也回思在家之娛常若出塵之轍而余今老矣幸適購屋 禁城之側門巷近市而僻 廟園樹木森立覆墻可蔭庭中古槐一株亦挺立可喜有田數畒

宜藝宜樹余又官滿在家閉戶養痾爰出舊書堆貯高架角巾烏几復返吾分向暄披書倦便倚几身計旣閒短晷亦永軒牖明敞階除爽豁可以逍遙可以偃息形跡疎野自與世曠良友在鄰意到輒會林居之樂不過是也況余倖遇 明時飫沐 恩造依止京輦期畢餘生長往非余志也但能安樂不減林居足矣況又適之乎宿願不及此也書之志余之樂且以示同志者

李箕野琴畫記

辛亥臘之八日李生箕野過余於妙谷僑居箕野故

善琴爰借墻北李氏琴屬之彈琴腹刻霹靂梧三字乃紺岳震餘材而李漵書也李夏坤銘而尹淳書尹斗緒及其子德熙弁有印識見其刻而琴之美可知箕野欣然持策指間徑發奇響徵羽遞奏窻牖泠泠曲盡而有餘韻也仍搦禿毫畵二紙樹石江湖蕭森前列箕野又善畵者也嗟乎余老矣安得携子還山娛餘景以琴畵耶雲谷招隱之操淵明歸來之圖子其爲我終之遂爲之書

侍中臺碑閣重修記

侍中臺在北青之北界據峻嶺臨大瀛日月之出盖

後其觀軒豁壯偉實冠北路之勝高麗尹侍中瓘帥師逐女眞過此故名之云公之所過濵海形勝可名者多獨於是命名何哉非以其氣像之相稱也歟方公之北攘也高牙大旆武騎如雲左吳督而右拓帥戰自定平前無橫鋒當是時女眞方熸一軼而天下莫之競也公則驅之無異羊豕拓地千里振旅而還東土兵威之壯可張於天下而出師之盛闢土之廣自三國以來未之有也嗟乎方夏之泯久矣如公者可復作耶威靈所被草木山川至今猶有精彩况臺之受名者耶故後之金節齋之開拓六鎭繄公靈是

仗李施愛之就獲亦於臺之北也侍中之餘威北其永有賴也覽是臺者亦足想見其風烈也然公之用師不專於威觀乎其子孫之蕃昌可徵其不殺猶鄧高密曹武惠之將也乃其奕世軒冕輔翼吾東仍彌殆半國焉是又鄧曹之所未及也豈非將兵者之所當法耶始公廿二世孫尚書公憲柱竪碑於臺而閣之以表先烈而臺益重焉歷歲既久榱棟朽爛閣喪其尊行路爲之興嗟按使金公憙行部過之惜其將毁飭屬邑之附於臺者修焉於是利城成侯夏鎭實掌其勞南兵使許公任咸興洪侯彝浩端川成侯鎭

般競助其費而大中亦以北青守與焉并公之彌也材取於臺椽侈於舊丹艧飛竦溟嶽添耀見其新足以知其舊也夫碑之於臺直一片石也況土木之餘哉然表偉蹟於千載引曠感於一路石亦不無助也閣又賁飾之加矣北之觀瞻於是乎在烏可以無識衆屬之大中大中不獲辭也謹書之如右

秘書贊屏記

余直秘省五年都下名流不鄙棄余載酒相就如子雲之在天祿燕巖朴美仲京山李仲雲稷下徐養汝太湖洪太和隱几李景深玉流李汝亮雅堂南元平

玉壺李景混茶山李斯舉靑莊李懋官其選也芝溪宋德文海陽羅子晦白石李士宗亦自鄉而至書畫篆籀棊酒文史各盡其娛會輒移日醇菴吳尚書載純以內閣提學兼管外閣適避寓於省余則移直後省吳氏子弟皆名士也日來省覲仍就余遊時余猥承　上命書洗心臺詩軸而仲雲斯舉懋官亦不期而會吳令克卿具酒娛之斯舉懋官醉輒賦是贊以調余末句所謂餘事臨池書即事也仲雲仍書以八分風流映發久益不能忘今去其時直三載爾醇菴捐舘斯舉懋官次第喪亡而子晦病隔湖外仲雲淪

落窮山余則北出關外所思弇落落如晨星存沒離合之感亦一乘除也嗟乎懋官之學解固天下奇也斯舉才志亦足表見於世而仲雲篆隸足以追配古人余之得此於三人者不亦榮哉青海雪夜偶閱是卷事如隔晨而人則千古文墨精華徒感人耳爲之悵欷者久之亟付匠製屛書之其額以志疇昔之盛

五年秘省居然皓首蘊沒墳典消搖尊酒知足柱史齊物蒙叟李衙千橘陶潛五柳想像前哲感激明時青霞奇氣一寓之詩世非不識莫如吾知上獨憐才餘事臨池 辛亥暮春斯舉懋官會于秘省醉爲士執戲賛仲雲書

肅愼氏土城記

北靑土城肅愼氏墟也西距府治四十里地肥沃居城內者累十戶耕者往往得石砮斧槍刀鎌并肅愼物也城故近海而羣山拱抱野平如掌堪輿家相其面勢若冀州之犬風水也其見於傳記以石砮砮之貢於虞周並肅愼也石虎時挹婁又貢楛砮舜武王之間已千有六百餘年而周之距石虎又千有四百四十餘年矣挹婁固肅愼之改號而要之亦土城都也砮爲之徵也夫東裔之貢均也然扶婁之於塗山句驪之於慕容未聞以砮至也卽砮獨肅愼物也可

知已茀以典籍所載論之土城猶三千餘年之都也中國而有之哉風水如可信也宜乎其絶異也鯀之堙水始築城焉後世因之虞夏之都必具有之然弁土築也故周代之詩曰土國城漕城之用石甓秦後制也然則肅愼之土城當亦朝虞後築也砮有數種或剡或圓或尖削宜砭或廣函數指盖弩鏃也斧無施柯之孔或云鐵冐而柄苟其然者可鐵斧也安用石而冐哉未可知也砮斧刮而服之弁醫急疾楛則或以爲煞貝木固北靑產也然周雅之楛釋云西水羅木本草則謂之遼東產二地弁邇於土城未知孰

是而砦亦慶源石云大抵東國之城皆依山設險而獨肅愼野築與箕子之都慶州之城同平遠爽豁如蓄中和之氣斯其所以享國永歟從古近海之郡必生非常之人北關所以兆帝王也而肅愼爲之最其後在漢晋時爲挹婁元魏時爲勿吉隋唐時爲靺鞨屬高句驪句驪亡而附於渤海宋時爲女眞而阿骨打興焉方其始也朝聖神而不怠卒之駕方夏而有餘外夷未始有也而弁兆於土城嗟乎孰知一片野城乃能爲外國之倡而天下雄耶今之去石虎又千有四百五十餘年也昔之金城鐵壁剗削無餘而惟

肅愼之址今猶可辨土國可待險耶亦可見古之版築之堅也城周三千四百九十七尺大中之宰北青勑居民植柳以標之

悠悠室記

自內而觀則萬物各有事也自外而觀則天地亦無事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暘出而昏息澤罟亦原耒夫孰使之然哉實其時之自然也人則順之而已然順其時而專其事則功利者爲之役而灾害及之故君子順時之自然而不役心於事泛泛乎其無繫淵淵乎其無溲將焉往而不濟哉斯道也可以居

世亦可以遺世而一夢李公遂以名其居曰悠悠夫悠悠自然之形而道生於自然强求而力探者道之粗也乃其在於人也賢者識其大愚者識其小達者治其毦窮者治其簡無非道也公窮而在下所爲道者簡爾然其大者固瞭然於心也寘心於虛事至則應毋激毋隨不忮不求上足以樂天分下足以惠人倫得失長短罔不順其自然正惟公之爲道也以此居世何害之及爲然事生於物物生於心故物平於心則事自簡不獨窮者而後簡也古之達者有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撓之耳故世之喜事者庸者居多

明者冐爲之耶然非芥視其身而鑑處其心者不能
也胸置巖棘而欲人之無競坐襲鼎呂而欲人之無
覦得乎公有道人也故以悠悠自處盖所以寘身心
於自然而欲無事也斯道也足以遺世亦不足以居
世耶湖之右有坯窩金公者亦有道人也而今焉殁
矣世鮮知道者公孰與言此噫

斗陽樓記

斗湖之北有異屋而同樓者故永湖來湖二公湛樂
之居也斗湖以是而重然樓則未有名也余永湖公
故吏也屢侍二公於玆樓弁識其三世嶽淵之峻深

鸞鵠之停峙備覩之矣後承之秀元卿爲之長即來湖公肖孫也聰明特達蔚爲　聖世英妙之冠而亦旣顯於朝矣昔之芝蘭玉樹今爲棟樑之器而黼黻笙鏞並其職也然元卿意常在江湖名其斗北故廬曰斗陽樓屬余爲記盖以是樓爲重也余於元卿固爲三世之客而觀居於世亦久矣夫盛衰相乘如晝夜之往來天人之常理也然天道衰而復盛人事則無是也此天人之所以異也然人事亦有衰而復盛者直道必伸謙德彌尊是則吾於永湖公及柯汀兩世見之矣記昔先公之登第也門戶益光顯矣然公

常憂其滿也問持盈之道於余余答曰無受面諛無聽耳語則幾矣柯汀公亦善吾言是亦兹樓之晤也嘗試登樓而望之北則流霞之舘舊時風流文彩今則空矣南則狎鷗之亭富貴繁華漠然如掃而獨此斗陽樓者巋然高峙歷三世而無恙江上觀者皆知趙氏之居也兹非元卿之所力守耶福莫大於謙恭利莫大於廉勤柯汀既以是扶其衰矣元卿可無以持其盛耶然謙恭之難以其勞也謙恭而不勞庸夫皆能之傲泰而無灾君子亦爲之故歷觀古今謙者絕少不有力學其何以克己哉聰明必欲外眩而能

内之者學也血氣必欲上升而能降之者學也風議之易激而惟學可以柔之事務之交軋而惟學可以釐之由是而遜志務敏寬居仁行道德文章名節事業皆吾分内事也及其成也輝光日新源流四達斗江在前可與上下樓之所近取者以此而趙氏之門戶不益重耶余幸復覩其盛也遂書疇昔之所覩記以爲元卿勉趙氏之世世守此足矣湛樂謙光一如先軌則福之萃玆樓者庸有旣哉斗湖當益重矣弁以爲柯汀胤子誦余雖老尚冀拭目而覩其學之成也

九孔琴記

九孔琴大明處士松潭李公保晚之所蓄也公善音律嘗過湖南逆旅馬嚙於槽槽出異音視之則桐也易以重貨而返入龍門山手斲爲琴三年而成腹有九孔故名　仁祖丙子亂後公秉義自靖最與許滄海格善世稱雙節居楊根斜川至今荆棘不生其墟公又喜畜俊鷹常臂鷹腰琴入山澤間醉輒獨彈而歌琴韻雄厲稱其人公家世藏之有善琴者携上驪江夜彈之舟水鳥皆鳴我東名琴如新羅桐九霄環珮者多而皆出九孔下然琴亦因人而重也公沒之

百六十有三年大中猥承 上命編纂周錄謹書公及滄海事仍記其琴歸公四世孫基周

寒泉觀記

靈芝之麓常窩李公之所世居而仍葬焉嗣子侍郎公葺其故廬以爲墳菴而少拓其北簷面塋域而樓焉爲晨夕瞻依之所而名之曰寒泉觀樓故臨小溪而其義則實取諸考亭之墳菴也然考亭之寒泉直斷章而取義也若其義之純者別有之矣易曰井洌寒泉食樂賢才之登庸也詩曰洌彼下泉愍周室之衰敝也易言其正詩言其變有是哉寒泉之德也斯

非其純者耶夫惟靈芝之居自靜觀先生始先生早捨榮祿養德邱園作成英才光輔　聖世故　明陵盛際之選先生之門人爲多芝村先生繼之而作少微之輝永棲東岡而儒道益章嗣是以降代率令德文學風烈爲世冠冕今又侍郎兄弟聯武明廷後承弁端潔好學公家之福未艾寒泉之食孰大於是乃若尊王之義亦公家事也日邊紅雲之詠尚咽志士之涕百世之下可以想見其志終之　聖上賜和而林陳諸魄壇食龍灣吾東永有辭於天下而靜觀之詩實爲之倡不止下泉之尊周也吾東不益重耶從

古名義之家鮮兼華膴而公家則兼之非盛德之積累然乎哉常竊公之無我又可以享是福也故衣履之藏於是乎卜侍郎之瞻依得其所矣乃其命名之義烏可捨其純而斷章之取耶謹以是復之

明隱記

明隱云者南原金濟翁之號也 明亡今已百五十有四年矣中國猶且忘之況外服哉濟翁又下邑一布衣爾出處顯晦寧有藉於 明而乃以之自號耶嗟乎我之思 明恩也義也 萬曆再造之恩將百世不可忘也義則尊攘秉彝之所共也獨濟翁哉然

世遠澤竭思亦幾乎熄矣至云恩則有之尊攘之義何有於外國哉苟其然者春秋胡爲作於魯耶尊攘大義屬國反爲之主而周之史無與也如其周也尊王之義安所施哉吾故曰春秋幸在魯也 明之於我即周之於魯也况重之以 萬曆之恩耶然恩義一理也未有無義而恩者故恩莫大於君父而義爲之則我之恩 明即我義也不然何其感人心而立人紀若是之久耶故上焉而 皇壇崇其報下焉而華陽闡其義使我東免爲夷貊之歸而煥乎其冠冕如日月之輝黃河再清必來取法禮所謂廣魯於天

下者不其在斯耶　明雖亡賴我而猶不亡也濟翁之自號其有感於斯歟然吾東實天下之宗也箕子之設教尼父之欲居魯仲之蹈大小連之島滄海之椎皆在吾邦而學則考亭喪則家禮又益之以春秋此中國之所未能而吾邦則備焉士之生於吾東庸非幸耶不幸而中國焉生直胡羯耳縱欲爲　明隱得乎今則春秋大一統之柄專在吾東而尊周之錄於是乎編華陽尊攘之義因此而大明是書將有辭於天下後世吾東幸有此書大中猥與其役而濟翁適以其先蹟來尊王之義乃其世守也濟翁又濯磨

淬勵致力經傳少捨舉業終老孜孜惟以明隱自靖其志益可尚也遂爲之記

李貞翼 御賜甲冑記

孝宗大王以御甲冑賜李貞翼猶宋文正之貂裘俾用之北伐也不幸弓劒遽遺大計中輟 天香在笥徒沾忠志之淚豈非天哉貂裘傳在宋氏而甲冑則失其傳廼於 正宗乙卯來自密陽盖貞翼臨没泣授其信裨朴振翰具道其受賜於 寧王者使之藏而待用與恢志事夾亦不忍忘也惜乎天不佑漢甲冑竟無用也振翰既老抱而南下世作朴家之物而

李氏則不之知也振翰亦以勇略可備北伐之將佐後官至兵使貞翼素稱知人甲胄肯虗授哉朴氏今亦衰替懼不能保守乃歸之李氏貞翼舊物歷屢世而始返見者莫不異之其製作工妙古色猶熒臂甲輕巧異常盖華製也貞翼諡狀及行狀並載其受賜神道碑亦言特 賜軍容此其一也嗚呼 寧陵心膂之托儒則文正武則貞翼若昭烈之武侯關張百世之下可以想見其際遇貞翼之葬在 寧陵十里寔公遺命而墓道銘表皆文正製也備書其特對多外臣所未知也貞翼別苐在驪州文正公亦嘗借

居爲其近於　寧陵也其泣辭於　陵也貞翼之子
亦從焉貞翼之不祧實因文正之遺意而及大老祠
樹於驪上驪之人士願以貞翼配疏幾上而輟　正
宗丙辰　親製文賜祭貞翼墓　命官其祀孫得馨
爲宣傳官曠世之　恩典也甲胄之返殆若爲之兆
也然　天崩之慟復如　寧陵之末覽是物者孰不
爲之流涕哉抑吾別有所感慨者貞翼爲捕將適過
魚肆見旅居而異聯者亟捕戮之乃北虜之來覘者
也其戢姦懾狡又在詰戎之右小醜敢侮我無人哉
嗟乎今之世可復有如公者而將之耶遂爲之記

寢居小記

吾幼學於家庭長而學易於遲齋金先生粗解乘除消長之理早藉先蔭濫竊科名猥受 主知忝與文事今且老白首矣自顧平生多娛少悴食不甚乏官不甚卑行不甚汙交不甚瀆游不甚狹隱不甚僻衣食於官亦四十年有餘以約爲泰以退爲進以不足爲有餘幸無大災以至於老仲尼不爲已甚而吾則以不甚爲幸中道豈吾所能哉不及則中猶在前過則中在後矣悔必隨之余之居世者如此而立乎以後眼加昏耳加聾左股微跛右手全澁是天廢之也

天廢之而不自廢可乎是故息交游放妾御簡居深卧無一事繫心而獨未廢者詩文也然亦消遣而已豈有意於傳世哉强且自戲曰吾貴於老聃富於陶潛壽於白樂天生老太平勝於杜子美終始 君恩勝於李太白於分不已過哉此實先蔭也 國恩也而吾則倖受之矣戒懼不益滋哉聊書之寢壁以爲子孫之幸

可軒記

可不可之論莫篤於孔孟之書猶易之言利不利也利者遍其用也可者正其義也比之器則圓徑之別

而直道則一也故吾道之範世一是直也可則曰可不可則曰不可夫然後是非定而利害明孔孟之所常言也莊生之齊物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蓋人謂之可則吾亦曰可人謂之不可則吾亦曰不可是鄉愿之巧者也鄉愿猶可惡也况侮聖之論哉刑名家則曰事求可是亦不害爲核實之論而功利之心先之仲尼之徒所羞道也吾道之爲萬法宗也宜哉故孔子之專言可者多矣夕死之可矣甚言其可也居簡之可也僅言其可也以未可而證可則鄉人之好惡是也以可而證未可則適道與權是也乃其自處

則無可無不可也聖人時中而已故孟子以四可讚之可不可之義於是乎盡矣若孟子之分析益明自可欲之善至聖而不可測之神聖賢之階級備矣行可際可則聖人之仕道備矣非孟子之道醇焉能及此哉後之君子見其可而亦可以知所處矣高靈朴叔恒家世儒素世居陰城出而從仕仕亦隱現之間令其歸田也亦已數年而名其居曰可軒蓋以古君子之可自處猶魯男子之介也余乃爲之歷叙鄒魯之言可以廣其意兼言直道之利於人者以爲吾黨勸且辨刑名之論似可而實不可者以爲流俗

戒遂書之爲可軒記以副叔恒之屬

明發軒記

詩小宛之首章有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孝子思親之作也然思之在夜而音節若蓼莪之哀殆非事存者之詩也夫君子之孝也生則致其養沒則致其哀賓客之而彌勤其奉墟墓焉而益施其慕明發之思不其在斯耶是閔尹公葬其考妣於龍仁法華山之麓築屋其下名之以明發軒蓋以小宛之思爲志也然小宛之詩作於衰亂之世兄弟相戒隱憂永歎其辭不專爲思親也公則遭遇 聖世顯揚 明廷

文學材猷蔚爲冠冕世掌名義之重身兼家國之祥
扡　恩而爲養事盡其禮葬校於心非小宛兄弟所
敢望也抑公之志與小宛同者存尊親莫大乎敬身
敬身莫尚乎持謙故小宛之四章申之以征邁之戒
而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所以敬身也其卒章曰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所以持謙也斯義也在易則謙之彖也在
春秋則正考父之傴僂也在禮則趙文子之善禱也
顯親揚名孰過於是是惟公之自勗也其與明發之
君子何異哉然則軒之命名不止於明發而其實則

在其卒章也推本其意謹爲之記

華陽洞記

華陽九曲我東之武夷也洞壑幽邃峰壁峻削淸溪貫之白石相錯始則李相慶億庄也尤菴宋文正公借之居仍爲萬東廟及文正書院一曲曰擎天壁二曰雲影潭三曰泣弓巖四曰金沙潭五曰瞻星臺六曰凌雲臺七曰卧龍巖八曰鶴巢臺而九則巴串列峙溪南北而巴串獨據其會皆遂菴權文純公所名而丹巖閔文忠公篆也泣弓有碑尹判書憲柱筆也巖棲齋在金沙潭之上煥章菴雲漢閣在其左彩雲

菴在瞻星臺之上萬景臺在擎天壁之外文正草堂在院門之內　崇禎皇帝御筆非禮不動四大字刻於瞻星臺之壁煥章菴雲漢閣所以創也後又刻神宗皇帝玉藻氷壺四大字於其左萬折必東　宣祖大王御書也亦附之刻焉　大明天地崇禎日月文正筆也刻於其趾蒼梧雲斷武夷山空刻於巖棲齋之側亦文正筆也九曲之勝夙昔飫聞而老幸將子至焉乃反憑僧指而過恨余不及少時來也獨於巴串昏眼頓明清流白石豁然可意三陟武夷溪差可擬也過此而北則仙遊洞也宿煥章菴文正之尊

周而僧亦藉而爲重人其人廬其居者莫此如也山之夜無虎夏無蚊亦一異也山空夜冷星月皦然羣峰若相揖也寺蔵　萬曆　崇禎御書及大明一統曆　萬曆賜輔臣申時行制辭理俱備誥命體也世言　萬曆佚豫不視政追言者過也其學　世宗之玄默求道而甚者歟　萬曆書畫之東來者龍字大徑數尺劒仙及墨竹畫天工并比玉蓀佚豫而旨能哉然書畫非人主事也　帝適寓心焉耳　崇禎賜楊嗣昌詩乃其推轂時作也保民重於討賊仁哉詩也　帝豈亡國之主哉直　明運訖也嗚呼痛哉秦

良玉之征胡也亦　賜之詩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乏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良玉滇土司婦也其夫死於獄兄弟死於虜而良玉猶自將苗部萬里勤王忠勇無與比也故　帝特奬之良玉繡於其旗以表其榮屬國尤宜知此故附記之大統曆則　崇禎丁丑淸陰金文正公所受賜於仁祖也潛谷金文貞公盖受之　明而東返頒於廷臣者也淸陰時在安東柳碩之譏姑未入耶　皇朝舊物令人掩抑不已朝謁大老像盖其入山後模也方冠野服儼若天神地負海涵龍虎變化使老酋當

之亦必悖縮況其餘耶彼調侮者徒蚍蜉之不自量也講堂扁以一治盖表先生之志也宋子大全板在院廊乃二百三十四冊而印者相續出至草堂先生舊居也房二架軒一架而杖几書策璿玉之器金石之刻皆在春秋則　正廟丁巳所頒也余父子俱幸托名今又尊周彙編告成　誤恩便若世承偕猥極矣藉此而謁先正不益愧哉文正之居此始闢荒也然猶嫌其閙聒也樹巖棲齋於崖上而居之隔澗制益小舨則維片舠以涉之無人乎側則先生或自牽維溪漲舠阻則煥章僧供之蔬糲不可堪也先生安

之如素每當 孝廟諱辰出泣于巖痛哭徹宵山中鳥獸皆號先生禀氣特異所至凍屋亦暖比其寢卧厖雪皆融當是時師道尊於君綱而衆諑乘之先生安得免哉雖然顏淵氏不云乎不容何傷然後見君子孟子不曰以身殉道耶然伯夷之名萬世正以其餓死也記昔彙編之始也有問先生道德於余者余曰先正道德吾豈敢與知無己則藉重而言可乎孝宗大王躬涉丙丁之難寤寐英豪矢心一洒而八年瀋館蹈履行陣覩天下魁傑多矣虜將則多爾袞英俄爾代馬福塔尼堪等也明之降將則洪承疇祖

大壽吳三桂也我之材俊不足以制彼則豈與謀大事哉先生親非勳戚選非科甲特師傅之舊而山野之新也一朝舉之羣臣之上比諸伊呂諸葛學焉而後臣之舉國而聽之授大任而紓長策無疑也卽

聖心之所簡而先生之爲先生可知也古所謂以英雄之材兼聖賢之學外托君臣之契内結骨肉之親者獨先生當之矣 正宗大王聖學天章高出百王而自在春邸曠感者獨先生也傳心之統上繼紫陽而 御序闡其道義致祭之文又 親製矣若曰子朱子後復有朱子 三朝賔師百世規矩卽 御製

之所闡而先生之爲先生又可知也吾儕小人惟知
守　兩朝之教也及至是院益知先生之道德也司
馬遷之撰史世家孔子而末言適魯觀其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爲之低回不能去何其與
余之觀諸院者同也苟非盛德所感安能久益尊信
若是哉第闕里元氣宅也而華陽則挾秋霜也世又
有以空言厚利譏先生者審其然也孔子之作春秋
孟子之闢楊墨非空言耶卒之祠享遍於天下世襲
延於百代孔孟亦媒利耶後世之榮聖賢有不得以
辭之也如必斥空言而核實用則功利之學可尚於

仁義富强之術可先於禮樂其始也楊墨之所差而終則寇盜夷狄之歸焚坑之禍隨之可不畏哉故睹戰國嬴秦之難而益知孔子之功也此非空言之力哉故君子之空言百世之所同賴也中夏茍有眞主作必於我取法廣魯於天下者非大老之功耶毋謂空言無補也吾故謹賁辭書之爲華陽洞記

傳

市隱先生傳

市隱先生韓舜繼字仁叔交河人也中世徙居松都身不出市井而篤行著於世松之人士至今稱之以

先生而不名舜繼家世單微早孤未嘗從事于學而天資近道事母至孝家貧躬業冶鑄以養甘毳之供常具出必告反必面定省温凊自合禮法徐文康公敬德欲與入山講學舜繼辭以親老未遑也然夜必懸燈於爐側間讀古書作詩語甚奇偉鑄器皆完善而不貳價是故買者爭就之輒以讓他匠曰吾何敢榷人之利也貲稍裕必以分族人之貧者嘗買銅有金混焉舜繼久而始知索其主還之家屬有過不與之言改過請罪然後乃已母嘗罹急病醫云得玄鳩乃治適夜深矣舜繼亟出求之號泣彷徨忽有袖玄

鳩至者曰夢一老人告余以授汝舜繼拜受而供其母病良已母沒居廬三年不食鹽菜服闋輟其業終身不復向市　國忌必疏食居外㽔守鄭彥智嘉其行欲蠲其身役舜繼辭曰有戶則征有夫則役民之常也吾豈可獨免哉復以其三子屬於正兵以故州里皆化之一時公卿賢士過其廬必問其安否粟谷李文成公牛溪成文簡公皆就見之市隱之稱盖自二先生始及沒成文簡公訪其墓而拜之舜繼年五十九卒預以期告于家人至期櫛沐正席儵然而逝赤氣滿室者三日四耐翁安慶昌哭之曰異人之㱕

必有異於人也蓋慶昌亦異人也舜繼沒而名行益著畱守聞之于朝　贈持平其後孫五六世尚守市業而暹泰鎭皆以孝稱今松都南有豐碑列峙望而知世孝之居者韓氏閭也

贊曰孔子稱古之逸民七人以少連終之少連海州人故記曰少連大連東夷之子也善居喪舜繼其少連之徒而不遇聖人惜哉

柳潔傳

柳潔字永叔興陽人父夢熊早沒從父夢寅吏曹叅判從弟潚副提學活舍人幷用事光海時一門華顯

無與爲比潔獨靖約自守家貧母老仕爲東宮副率鄭仁弘李爾瞻助光海爲虐倡廢 母議潔仰天歎曰吾仕爲親養也安可立無 母之國以養親爲名哉卽棄官出國東門止楊州治之南焉麻衣索帶混跡樵牧朝樵夕蒭以爲常暄則結網而漁凍則臂鷹而獵此其所以養親也學稼學圃惟其所遇樵採之侶與相爾汝自樂也人或問其故微笑而不答苟其善也雖下隷樂與之遊不善也則雖貴遊子弟不與之言賙則麾之親養缺躬賣柴都中販米鮓而供如是者六七年癸亥春 仁祖大王奉 母后黜光海

而事出昏夜外人莫之詳也京畿監司朴自興適行部至楊州發兵赴之瀣聞之大驚曰吾世臣也 國家有急而敢在家耶亟杖劒隨自興赴路聞義舉狀喟然徑返曰無道之君自底滅亡尚誰咎哉自興亦從其父承宗自經死於是仁弘爾瞻皆以亂逆夷黨與或誅或竄朝著肅清而夢寅則卒死焉夢寅文章有盛名與爾瞻不相能避居金剛僧舍癸亥後遷徙無常見疑於世嘗入寶盖山著老寡婦詩以見志遂坐大逆論瀣亦坐累配海島楊州生金坱李潚等上書訟瀣寃曰瀣潔身逃世扶植綱常 上舉義反正

謂濚當褒而反以累罪之耶 上重撓國法量移鐵原後京畿監司崔鳴吉楊州牧使崔有海幷列濚行義可貰不報灞活附爾瞻驟升後稍悔悟反軋爾瞻故得不誅竄北邊朝議虞其近胡復遷之南道過鐵原濚曰噫吾叔父之子也持醪涉雪逆於路左灞活至曰公爲君子我爲小人吾等不死足矣公則何辜亦在於此飲泣而去濚母以天年終濚時年六十喪葬以禮過毁而沒今 上甲寅復夢寅官 贈謚義貞還其西山田而濚亦 贈吏曹叅議夢寅濚幷無後

黄一皓等七義士傳

黄一皓字翼就昌原人高祖判書衡以武略顯父判書愼學問忠信爲世名儒一皓輕財好義鄉黨之孤煢無依者多頼之性亢直不肯隨人仰俯光海主念愼舊勞超拜一皓雲峰縣監 仁祖甲子李适以平安兵使舉兵叛 上幸公山一皓選精銳馳赴行在賊已平 駕廻謁送路左乙亥舉丙科爲 世子文學疏陳固國防戎之策丙子冬淸兵猝至 王如南漢一皓從圍既合一皓請自當一面拒敵 上壯之命爲督戰御史守南城與士卒同勞苦不少懈虜夜

襲南城魚鱗上勢急將士驚駭莫知所爲一皓拔劒叱將士前擊斬一虜將乘風擲火燒死者甚衆虜不敢復近南城入對于 上力言和議之誤及和成世子將質于虜一皓自請從衛而亂餘未知毋存沒上章訪其所在而還 世子已赴瀋矣累疏自劾戊寅出爲義州府尹毎與州校登統軍亭北望中州感慨流涕或竟夜不寐乃得州之勇士崔孝一置之幕下屛人語曰昔我 宣王遭島夷之亂失國西遷神宗皇帝勞天下兵救之我國得以再造百世不可忘也今虜陵轢中國我國首被其禍吾欲爲天下一

報計將安出孝一慷慨言曰此孝一意也仍具陳其所爲謀曰宣川車忠亮禮亮間世英豪也必欲爲中朝死安克誠車元轍張厚健亦皆豪傑士也可與議大事禮亮善管貴貴沈世魁偏將也世魁欬貴俘入瀋見用於虜然常懷雪耻之意可使爲内應孝一入明說明帥伐瀋陽瀋陽危則必召我國兵兵出則禮亮當從戎與貴從中發難孝一在明師從外合擊則虜可破也一皓曰善方今林慶業鎭安州吳三桂鎭寧遠内外相應則遼瀋不難復也於是招安車諸義士置酒相賀以米百斛銀百兩布五十桶助孝一行

已卯秋孝一浮海去彌串鎭將疑之聞于朝一皓亦先報孝一獲罪於林慶業愠而逃事得無究然清之疑喝兆矣鄭雷卿死於瀋以尸返一皓哭之哀解衣歛之清人愠甚然未有以發也會清使所乘馬至義州死從者亦病死清人疑義州人毒之怒責朝廷朝廷故下一皓獄削其官以紓清怒久之爲兵曹參知未幾孝一事露清使急至執厚健書按之有爲一皓謀曰厚健書只稱黃府尹而不言名代君爲尹者黃胤後也盍諉之而免一皓曰事實在我何可諉人而求免其婿申炅亦義士也購類一皓者以千金欲使

代之一皓亦不肎曰豈可以我之故殺無辜乎在獄
上書皆憂國禦戎之謨辛巳十一月九日一皓竟坐
死王入千金贖不得一皓臨死顏色自若北向拜
以辭 君南鄉拜以辭母出遺疏授其客尹岦達之
上曰臣死之後國勢益撓願 上明大義以自强顧
其故友曰生平欲爲國一死此死眞浪死也然公等
母以一皓爲戒逾懷復雪之圖也授刑者以佩劒斮
焉同死者張厚健車忠亮安克誠等十一人一皓死
時年五十四 贈左贊成諡忠烈其母妻子歲給廩
料比洪忠正翼漢等三學士子璡生始八歲一皓死

璡旣壯撫劒泣曰使璡從車旅伐虜雖死行間無恨
上官之不受

崔孝一字元讓其先有謫義州者子孫仍居焉家世
業武伯父崋從 皇朝提督麻貴擊倭累立戰功攝
南原守父崇中武科孝一長身環眼倜儻有大志善
騎射十七登第二十二魁重試値世用武慨然以功
名自許李文翼德馨待以國士超拜刑曹佐郎光海
時不樂仕宦棄官歸深河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左營
將金應河聞其名而交辟以母喪不行 仁祖甲子
李适與龜城府使韓明璉叛使人刼義州尹同叛尹

慌撓失守孝一白尹曰适雖勍賊也不可從尹悟斬
适使以徇授孝一兵躡适戰捷鞍峴黍振武勳丁卯
淸兵東搶姜弘立前降虜貴幸用事及适明璉敗誅
明璉子潤亡走弘立借師入寇夜入義州孝一與府
中軍張應林巷戰大挫虜鋭府人金泰巖者曾策振
武勳恃功驕恣違節制應林以法治之泰巖固已懷
恚至是又妬其功拔劒斬應林代之戰甚力然衆駭
散不可遏虜乘之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皆死泰巖
亦戰死孝一走上譙樓追者雲集孝一奮長刀連斫
十數人淸帥佟介佛望見而壯之授弘立黃旗以招

降孝一亦自念徒死非勇乃僞降淸帥大喜使爲假守留牛仙阿古等八將共守義州引兵南向孝一陰結椵島毛文龍請爲內應文龍遣游擊周文煥將三萬兵攻虜戰黔同島不利機事漸露孝一乃走龍骨山說義兵將鄭鳳壽曰孝一在虜營久習知其虛實假吾精卒三百必馘虜酋以報鳳壽持重不與孝一亟去直夜馳入虜帳斬十數人幾獲虜帥仍斬順巖順巖府奴也潤爲府判官有恩故匿潤投虜又匿潤兄溢陰以國機事通潤及潤入義州取置幕中至是見斬孝一復南出收義旅入龜城靑梁山衆至五百

餘人赴援京師至安州聞媾成罷歸副元帥鄭忠信以淸北難守請棄之孝一與州人朴愼行上書爭曰上踐 祖宗位而將 祖宗土疆棄與之賊在天之靈其謂斯何且古之爲將日闢國百里今之爲將日蹙國千里議遂寢丙子淸復入寇馬福塔等將五百騎直擣京師淸主洪歹始率大軍道義州至州尹林慶業避其鋒退守白馬城孝一謂慶業曰以將軍之勇閉壁據險不能出一卒與虜戰西土何恃而强請爲將軍一戰立奇功慶業壯而許之適淸主遣勇將要兎驅其俘掠還孝一率輕騎追至鴨綠江大破之

斬要兎以其俘返丁丑林慶業入椵島令孝一別襲
水寨孝一擊鼓大呼徐進島將沈之祥聞鼓聲大驚
急引船走遇孝一中洋孝一從船上揖曰趣去虜兵
且至之祥亦揖而去孝一素與宣川車禮亮龍川安
克誠友善關西所稱三傑也關西重意氣尚然諾有
燕趙風自經丁卯丙子亂常憤悒思爲天下一洒而
孝一禮亮克誠其尤也於是推孝一泛海入明禮亮
與兄忠亮及克誠居爲後圖也
車忠亮字汝恕延安人高麗大匡伯孝仝之後雲巖
處士原頫傍孫也高祖愼軾篤學教授壬辰倭亂

宣祖大王西狩愼軾上謁路左以百魚補 御膳扈
駕至義州拜本府教授 駕廻命隨至京愼軾辭以
親老 上親書孝子車愼軾里刻石旌之父秀南以
文行著生二子忠亮禮亮幷卓犖有大節丁卯淸兵
猝至宣川府使奇協保淩漢山城忠亮家在海壖未
及入城虜己滿宣郭間遂倡同志入據蝶島旁通椵
島互爲聲援毛文龍義之曰深河之役稔聞車氏節
義今又見之盖忠亮從父載重禮重任重英重致重
族弟敬亮幷從金應河戰死故文龍云然丙子春禮
亮從林慶業築劒山城冬虜大至府使閔應騫入城

守每事必諮忠亮丁丑春虜數千人屯淸江忠亮與從叔一軏言於應騫曰西陲國藩蔽也縱賊深入而莫之遏孰當其罪惟有一死戰耳應騫許之忠亮遂與義兵將智得男田禮祿等赴戰破之被俘千餘人得脫歸及媾成忠亮慨然謂禮亮曰我國素尚忠義吾家世守名節不可屈膝於虜況 萬曆再造之恩不可忘也報國湔耻吾兄弟職也交結英俊君能任之指揮緩急吾可辦也遂與崔孝一安克諴往來計議有客密就忠亮曰君之計殆矣吾觀天象旄頭一星入紫微不出十年天下其左袵矣事必無成禍且

延國忠亮笑曰諸葛武侯不云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益州之疲豈能當魏之强哉出師之無成不待智者而知然死而後已惟盡其義吾事亦猶是也成不成天也不成獨吾死耳奚累國哉遂送孝一於明禮亮亦入瀋陽

車禮亮字汝明兩肩有赤痣如星甫成童文辭日就母病瀕禮亮齋沐禱天三日夜病瘳人謂之孝感及長狀貌奇偉勇力絕人好氣節嗜左氏春秋師進士白以忠嘗勸以舉業禮亮笑曰功令章句豈丈夫事耶以忠奇其志以女妻之禮亮常謂建虜梗夏而隣

我必螫我以自張乃選鄉黨宗族之健者講孫吳習騎射丁卯虜難西郡旡解禮亮謂其徒曰此地若爲虜有吾當泛海南趨寧爲吳門市卒决不爲腥膻汚也挈之入蝶島自保避兵來附者至數千人時我之俘於虜者爲之倀導殺掠甚於虜禮亮捕送體察府戮之林慶業築劍山城素聞禮亮名邀與董其役丙子之亂禮亮率所募入身彌島設柵與椵島總兵沈世魁爲輔車勢禮亮誓其衆曰 君父蒙塵臣子敢圖生耶遂張兵擊鼓以致敵虜果悉師至禮亮設伏柵外戰半酣佯敗還賊追至柵伏發夾擊敗之世魁

聞諸　天子賞以米布麾下欲列功幕府禮亮曰乘
亂邀功可乎亟裂其狀丁丑春聞下城盟痛哭幾絶
虜攻椵島飛舸報世魁是年冬拜清北教授辭不赴
自號風泉子以見志嘗從林慶業入錦州具知遼東
實虛形便而歸與兄忠亮及從弟元轍從子孟胤徧
遊隣郡交結忠勇之士與崔孝一安克諴特相善

安克諴字子誠順興人高麗文成公裕之後有處權
謫龍川仍家焉克諴六世祖也克諴自少磊落有膽
略姜弘立會天師將伐虜克諴時年十八慨然歎曰
虜之梗夏必先毒我今不借便剪滅禍無日矣貧家

庀辦戰具奮將應募其兄克諧止之曰親老不可蹈死以貽憾克諴乃止乙丑登武科時洪陽君李希建爲龍川府使築龍骨山城以克諴可屬大事委任之丁卯亂克諴與希建保龍骨城兵民忽夜驚盡散希建念不能自守乃赴體察府克諴與李英先等數人從至鐵瓮城希建執手流涕曰公等義士捨家從我然徒死不如歸養遣之還希建遇賊死克諴欲還保龍骨路梗不得達會其父湲與二子克諧克謹從李立柵少爲浦克諴遂就之歸附益衆衆至數千一日三戰三捷毛文龍授立都督帖銀牌湲次之湲乃以

文汝卓安宗祿張遇張希益等爲把摠克誠率精銳夜救長山以張氏族還兵勢益振朝廷論倡義功浚讓功不居克諧直長克謹奉事克誠超拜副正丙丁以後克誠常扼腕憤慨不事家人生業交結英俊嘗從林慶業於錦州而還與崔孝一車禮亮結爲兄弟招募數百人托以販商往來江海間時人莫之知笑曰崔車諸人自處以當世英豪乃反爲販貨翁耶孝一亦言於衆曰吾將學陶朱公適黃一皓爲義州尹林慶業以節度使鎮安州一皓知孝一密許厚資送之登州禮亮鬻田宅買舟克誠亦聚米百斛助之孝

一乃之安州告慶業曰孝一將入中國勸之伐瀋又得壯士入瀋與中國之陷虜者內外合勢則可以報

皇恩而雪國耻然孝一無故浮海而去國人必疑之願得罪於將軍藉口以絕人疑慶業亦大喜乃以事杖孝一衆中廢爲小卒監烽火孝一遂大言曰林將軍辱我至此何面目還鄉里見父老寧乘舟浮海從田横客耳己卯秋八月孝一將行托妻子禮亮禮亮擊牛置酒其家知其事者皆會撫劍悲歌莫不噓唏流涕孝一謂禮亮曰出師則當以蠟書報期君須探瀋事以待禮亮曰瀋中有管貴在君弟無誤孝一遂

去居數月管貴書來禮亮喜曰管公無恙吾事諧矣乃潛入瀋陽客貴所偵虜釁克誠亦潛備戰具市馬買芻以俟報孝一至登州說水軍總兵陳洪範洪範不用去之寧遠說吳三桂三桂素有復遼意留孝一爲千摠授兵數萬連營而居清人入錦州孝一迎戰松山爲所圍孝一夜潰圍西馳收兵會三桂還寧遠鍊甲粟馬期以辛巳春襲瀋軍忽大疫疫已則暑乃改師期與三桂密計曰由木道運粮聲言舟師至彼必盛備海口我以輕騎陸擣其虛遼瀋可定也議定而機泄遂有張厚健之事

張厚健本名後騫清譯後騫諺札取音而訛厚健安東人麗末有張僊者尹義州仍居焉子花山府院君思吉贊我 太祖威化回軍爲 本朝名臣子哲泰定 社功臣即後騫六世祖也大父鴻壽戰倭金川有功拜訓鍊僉正母崔孝一女弟也兄後巡後飛俱善騎射丁卯從府尹李莞戰歿厚健才八歲伏積屍間以免及長夜讀孫吳書習騎射誓復兄讐丙子募義旅入白馬山城亂已厚健恥南漢之媾常憤惋欲歿孝一密謀内附厚健雖年少亦與其議孝一屬以後事而行辛巳春瀋中忽騰言崔孝一舟師來襲虜

素憚孝一材勇欲究其事僞爲孝一書購漢俘爲諜
至義州求孝一親戚得厚健紿以孝一書投之自言
其名曰楫故征倭摠督邢玠從孫也家萊州平津縣
父官北邑死於虜而不能報父聞崔爺高義幸獲謁
於吳總兵陣結爲父子事無大小皆得與聞崔爺方
與南朝將張姓者領水師襲瀋陽使楫來報師期道
爲虜所獲倖免而至此厚健大喜曰果舅氏書耶有
志者事竟成也留其人數月而送之恐復被虜而諺
書則虜所昧也乃以諺答曰舅氏之得有此黃府尹
之力也同志人某某弁備裝而待車禮亮見管貴書

已入瀋陽去年龍胡執斥和臣金尚憲等去國中震駭願舅氏早成大事活我生靈報我國恥師期漸近當待瀋信貰舟專報其人得厚健書直走瀋陽清令解諺者譯而見之亟搜管貴因之陽叙可憐二博氏及通官鄭命壽馳至京急捕厚健書中人平安監司鄭太和義而哀之密使之逃而乃令捕焉與事者族黨皆逃忠亮獨毅然語曰事成天下之幸也不成則死固其所也臨難可苟免乎且主事者我也不就死禍必及國顧其子孟胤曰先祀重汝則無死幸當有爲之時無忘吾志孟胤泣曰中華之氣數已索禍先

及吾家事無可爲且父死子寧可獨活弁就捕或勸克誠去克誠亦曰起事之日吾已决死今何可苟免至京師禁府官囚之南獄鞫囚獄也忠亮大言曰我輩豈亂逆耶胡處之此禁府官慚移之西獄清使立促其讞領議政李聖求吏曹判書南以雄處以極律右議政姜碩期爭之不得徑起出左議政申景禛依違其間卒以大辟上 上曰外此無可議律耶欲以重貨贖不得淸使出舘門外踞胡床坐聖求率百官序立路左右引忠亮等至命壽徧喝曰有負淸朝者視此百官皆戰慴無人色忠亮厲聲罵命壽曰如論

負國者汝當首斬命壽亦掩面顧他忠亮遂與一皓克誠厚健孟胤等幷被殺是日大風晝晦國人莫不流涕清使挾刑官返至義州殺禮亮族黨車元轍白大豪白仁元黃大中黃後晟崔岦張超韓士雄等十五人

車元轍字善長一名仁亮禮亮從父弟也自幼聰頴通百家書丙子後慨然自靖不事擧子業講孫吳習弓馬藐視北虜有獨當一面之意卒送孝一入明禮亮入瀋及事發崔氏車氏安氏之族幷繫義州獄元轍與焉十一月晦清使還至州與府尹李敏樹出城

西盡殺繫者監刑者哀車氏盡戮佯疑問元轍曰若非姓元名轍乎厚健書無元姓者元轍大呼曰我姓車名元轍丈夫死耳豈變姓而偷活哉遂被殺觀者莫不壯之清使歸瀋陽驗問貴磔殺之禮亮時在錦州軍朝廷令太和文移領兵將柳廷益興監軍虜將莅殺之家人招魂葬宣川劒山南孝一將出師忽聞禮亮之死知事不就痛哭欲自盡三桂解之曰小信不足成大事事成而歸報死友未晚也孝一蹶然起曰公言是也乃復治兵事是時流賊四起中原魚爛三桂急於內救未暇北征孝一失意鬱悒釋兵家居

然歸附者衆常以數百精銳自隨未嘗一日忘瀋甲申三月李自成入大同　天子詔三桂入衛三桂與孝一俱至山海關聞北京陷　天子殉社稷乃止不行自成亦引軍至適淸兵至關外三桂遂求救於淸孝一力陳其不可三桂不聽迎淸兵入夏四月淸豫親王多爾袞引兵入關三桂降合擊自成大敗之淸乘勝據北京受朝賀於武英殿令天下薙髮孝一獨不朝賀不薙髮詣　懷宗烈皇帝陵晝夜臨不食死實五月十九日乙巳也三桂收而葬之義州朴士明從　世子入關目其事歸言之甚詳　肅宗癸巳平

安監司閔鎭遠啓曰車禮亮等當北勢憑陵之日舉
國摧敗之餘能以草野布衣明尊王攘夷之義懍旋
乾轉坤之計事雖不成亦足暴於天下請加褒 贈
遂 贈孝一戶曹叅判禮亮克諴幷兵曹叅議忠亮
軍資監正元轍掌樂院正孟胤禮賔寺正 英廟丙
子遣禮郎致祭孝一 賜孝一傳名曰樹烈千秋傳
藏之史閣 當宁丙辰加 贈禮亮克諴兵曹叅判
忠亮元轍孟胤厚健兵曹叅議始 肅廟丁酉關西
御史金雲澤請配食一皓孝一禮亮於宣川義烈祠
而朝議以邊上耳目之煩難之今 上命以一皓及

七義士幷享義州顯忠祠 賜孝一謚忠壯加 贈
兵曹判書 親製祭文 賜一皓孝一祭六義士幷
賜祭七義士俱有後孟胤獨無子克諴死時二子尚
義尚志年皆十餘鄭太和以蒙弱不足慮力曉諸命
壽賁其死鞫於營歲餘遣之還克諴兄克諧弟克謹
幷繫義州放之江界改歲而釋皆太和力也元轍曾
孫國弼 英廟時拜崇寧殿叅奉厚健曾孫天用拜
昌城防禦使獨孝一子孫皆死於辛巳 肅廟錄其
族孫台甫爲孝一後 英廟官台甫孫昌憲令 上
擢昌憲子性烈爲軍器正與厚健後孫夢說幷除西

邑守

青城集卷之七

青城集目錄卷之八

書梅軒權公行蹟後

青城集目録卷之八

青城集卷之八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論

田延年論

霍光廢昌邑王安漢社稷功與伊尹並矣然定策則賴有田延年耳不然光之不學豈知有伊尹哉及羣臣廷議恇懼莫敢發言微延年按劒廷叱事幾殆矣然則延年之功殆居張安世之上而延年又光之親吏也然延年以九卿抵罪罪不過三千萬贓爾功大而罪小光一言則生矣然光終不佑之使至於死是

誠何故哉匹夫按劒朝廷震動社稷之策決於一言勇則勇矣能無及乎光雖因之而定策內則畏忌之矣冐爲之救乎故傳曰威震主者不畜然因人之言而成大事決大疑而殺之不少惜焉光亦少恩也哉宜其後之殄也張浚之殺曲端亦猶是也浚之督府陝西也仗端以興復之任端關西大豪也勇略威望固足以服衆而浚又任之用韓信故事舉軍以聽之衆皆屬目於端矣端宜以恩義結上下之信上下信然後言而登壇之初遽問於浚曰公有衆幾何曰四十萬端曰誅其半而用其半乃可當是時宋師惰不

可用矣端之言即李靖所謂惰師用半之意也然驕將頑卒皆懼其選而浚亦驟聞而懼矣故卒廢端而殺之寧藉其名以威敵而不之捨無他畏之甚也故有材能者無暴氣易言而見畏於人哉不惟此也智謀蓋世爲人所憚者亦范增劉基是也然則子房何以免哉曰天下有事待問而言未嘗先也天下旣定先事而退未嘗後也此所以免也然帝若知四皓之來計出子房則亦殆矣是以君子貴愼密也功業蓋世見憚於時者亦韓信以下指不勝屈也然則郭汾陽何以免哉曰郭公盛德功業直其一端也豈枉亦

者哉然天下無事亦未可知也推是以往君子之所當戒者多矣

董公論

沛公出關東與楚爭天下韓信爲將蕭何爲相張良獻其知樊噲周勃灌嬰酈商之徒效其力陸賈隨何侯公酈生之倫進其辯羣策幷萃衆能畢詣然未有以正名爲言者及三老董公之言而師出有名楚遂敗矣董公實漢之元功而韓蕭莫之先矣然沛公霸者正名非所務也故名用其言而實迂之董公亦隱而不復見爾使縞素之兵而標董公爲之帥則義舉

豈不益光而天下悅服之哉亞父亦必氣奪不敢爲楚謀矣沛公計不出此義師何功哉夫三章之制繼迹湯武而其治止於爲漢者君子於此知之矣唐莊宗戎狄之長也夾寨之役以丁會爲招討使會故梁將也憤朱温之弒逆舉潞州以入晉流涕見晉人曰會非力屈也其義聲足以動天下矣莊宗初立議救潞州宿將舊臣非不多矣特舉會以帥之置之周德威之上舉措如此宜其破夾寨而滅朱梁報成功於先王也曾謂高祖之智而正名不及李亞子哉或曰張承業之謀也然則子房之遜承業亦多矣嗟呼安

期生策士之雄也而楚失之董公王佐之才也而漢失之均之爲失而漢卒勝楚猶以其羣策之畢用也夫

韓信論

司馬遷傳韓信答其不學道謙讓而敗是責之以子房也信渠能乎哉然信亦非不學者也方其破陳餘於泜水也軍吏畢賀而請背水之故於斯時也矜功而蔑下者十八九矣乃曰信非素拊循士大夫而用之也辭氣之恭如此驕將悍卒安得不心服而樂爲之用哉殲魏擧趙計無遺策而廣武之計足以制吾

則購致而師事之不學而能之乎連敖之隊斬也信
故俛首以待矣屠殺快意監刑者倦信乃仰首而言
言又中理此所以免也使信先衆而言亦必先衆而
斬矣老氏戒人居先信知之矣且其報恩怨也最善
少年拜中尉亭長賜千金過范雎遠矣然雎免而信
不免震主之威禍之也使雎不退其亦不免於禍信
則雖退亦難乎免矣且信之鍾室非其罪也然吾之
罪信者有之信量狹者也君子任重致遠高而不危
惟其德也量也英雄則德不勝量量不勝氣故量亦
有所止焉項羽之量止於破秦韓信之量止於破趙

破趙而後動輒誤矣用徹策而襲齊使漢失信於齊一誤也破齊而請王二誤也固陵之會始逗而終趨貪其賂也三誤也兵再奪而帝忌深矣受楚封而不辭居之若固有也四誤也信故楚隸也富貴而歸意得心夸陳兵出入以自耀於鄉里周勃就國甲而見絳尉猶見告而繫焉況出入兵衛乎五誤也鍾離昧窮而歸信信旣受而藏之矣聞帝來而恇怯刎其首而謁之疑而又見侮矣帝縛信如孤豚耳使昧在楚帝尚有後慮矣平原之重也以毛遂王琳之免也以陸納田横一適客耳以得士而重焉噫信之殺昧適

所以自屠也六誤也是皆量狹之咎也英雄以氣爲主意得則氣亢氣亢則量狹量狹則知昏信之敗也以是故也非不學之過也然學也者所以損過而補不及也信如學道亢者必下狹者必廣功名之際濟以謙讓才而不盡用能而不盡見則疑忌者少而可以免矣信計不出乎此而惟其能之是衒是固不學之過也司馬氏之咎之也宜哉

田橫論

項羽楚之世族田榮齊之宗室也以閥則敵以勢則均而齊與楚又接壤也故齊漢同時舉兵而羽之所

深忌者專在齊也以故偏師拒漢而自以精兵擊齊兵連禍結漢乘其隙榮雖死而楚亦弊矣於是田橫起而立廣復收三齊自以爲光復舊物而不知韓信又襲其虛矣橫之敗也乃請救於楚楚卽其父兄之讐也寧以國斃忍乞哀於楚哉夫差惟能報越故霸焉橫之無成固也孰謂橫烈丈夫哉夫橫之失計有二焉方楚漢之相距於京索也楚之猛將勁卒盡在行間而彭城空虛橫若擧全齊而襲之擧楚必矣羽進退失據不爲漢擒則齊必俘焉然後求楚後而立之與天下共事之則天下之盟主捨齊其誰哉報讐

定霸於是乎在矣且天下之趍漢以縞素之義而柸羹之詈天下復罪漢矣横苟檄於天下曰楚無君者也漢無父者也無父無君無若其罪等耳漢安得誅楚顧與天下之孝子忠臣誅天下之無父無君者如是則横之義正言順十倍於縞素之檄而天下共應之矣横則以死士五百因彭越之衆陳於梁齊之郊而問罪於漢楚則漢楚將何以敵横哉縱使無成亦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矣不此之爲兵敗於韓信身竄於彭越逃之海島以苟免也終亦不免焉刎首以貢之漢可哀也哉

宋史筌五賢世家論

宋興而儒道盛比於周矣然周之爲儒也易宋之爲儒也難何者夫唐虞三代之時聖哲相繼治教明於上孔子作而道益明日月中乎天矣顔曾思孟繼之而興猶父作而子述之故易周之敝也學術始壞戰國之功利暴秦之焚坑漢之黃老晉之淸談隋唐之科目迭爲儒道之賊以及乎五季夷狄之亂而極矣經籍殘缺禮樂凋廢學校毁風俗頽先王之政熄聖人之言堙堯舜孔孟之道不復見於世矣有宋五賢特起而振之殆若繼絶而存亡也故難於是乎孔孟

之道復明宋之治教比隆三代寔五賢之力也舊史列之道學知尊乎儒林矣然猶之與謝游張黃比也故別之爲五賢世家升之宰輔之上以表儒宗

說

思說

管子曰思之又思鬼神其通之夫道之妙者得之也難思之而輒通者必非其至者也思之而不得逾益思之憤悱發於面須窮格達於幽眇夫然後通若有物相之是所謂鬼神也鬼神本在吾心豈可外求哉然是說也人多疑之不思故也縱或思之不深故也

吾嘗用之於文矣始則戞戞乎無所得芒芒乎無所見矣然吾益整吾鬚一吾慮思之益深則忽若有縷煙生焉氤氳糾結自下而上少焉變而爲螢閃熒瑣細爛若碎星或聚或散忽近忽遠吾旣見其兆矣操之逾固引之逾急則衆幺俱息而倏若有梁柱者峙於前矣於是遽起而從之惟吾筆之所適而文成焉思至於此鬼神亦避其銳矣吾又進之於易竭吾思而求之三年卦畫燦然並列於前經義之未通者必得之夢寐不知者必以吾爲誕矣然思之實難方其思之而未得也神棲於木眼墜於淵聽無聞食無味

四肢百骸若有牽而內者及其得之也精返其舍氣返其衞渙焉如沉痾之去體而顏益腴焉不如是不足以稱吾思也然氣縮而不能至者十居六七力弱而不能至者十居八九不至則反爲病焉得之於河漢而失之於眉睫者亦多矣若是者非不能至患不能守爾故惟氣完而心專者能之

韌說贈白永叔之官庇仁

人之生也稟五行之氣而火氣爲多故才志之士性必烈不有以柔之剛過之弊必至夬折聖人有憂之追其未然也而柔之自夫小學始教以至大學成材

卽其事也夫血氣常欲其升也抑之使降言語常欲其放也引之使內骨節嘗欲其勁也揉之使柔人生八歲血氣將茂故始敎之讓必後長者灑掃進退誦詩舞勺皆所以平血氣柔骨節而及其成童而冠則惇行孝悌內而不出言語之訒成其終也如是而猶有氣質之偏則沉潛高明之克各有剛柔之交濟箭竹之揉弦韋之佩卽其方也三代之敎若是之備故六藝無不成材六行無不成德用之爲政無不中道後世則無此學矣乃其爲德也亢而爲直暴而爲剛肆而爲辯以此加人鮮不敗矣況可以從政耶故不

柔無以成德過柔無以成材其惟韌然後可也夫韌之爲言柔而堅也在物則西門之佩也顧不足以濟其剛耶白永叔武而文者也少嘗跅弛不羈中歲折節從學以成其材志知永叔者莫不器其通也然尚虞其性氣之未盡操也乃以韌自號而徵記於余以自益余故賢其志而諾之永叔今出宰庇仁所學將試於政矣夫柔非徒揉性氣之爲美也天道先陰地道先柔萬物之生育何莫非柔道耶兵者殺伐之政也然黃石公之書曰柔能制剛兵事尚然況民事哉煦濡之恩近於懦弱容忍之政比於姑息然猶足以

牧疲甿而馴頑俗何況濟剛之柔耶執則不專於柔矣以而爲政不亦善乎遂書之以勸其行

洞陰琴贈京山說

洞陰山水鄕也少余欲居之今又幸京山徃矣故偕隱之約屢見於辭顧乃低回京輦未遂初心而年益老矣間遇京山未嘗不悵然久之適有以琴見遺者乃咸陽澗崖自枯桐也材則絕美而製失其工操縵者病之爰付國匠改之而絙尺度徑迂始稱其制而以其峙於水涯故全體盡水紋也山水之韻其在斯乎遂名之曰洞陰琴仍取洞陰詩首句亂以吾詩而

勒之琴腹送於京山清泠之壑此心已先往矣琴則所以志也京山亦以浮海梧見贈乃其舊蓄也昭文之策便同交易待吾盡室東歸耦居南村各取其琴對奏海山之譜節以風珮之音則琴道於是乎備而吾輩雖老猶足盡其娛也請以是爲證

題跋

雅亭遺稿跋

李懋官遺稿既成碩齋尹公金陵南公並爲之序闡發無遺辭矣然猶屬余以跋夫所貴乎士品行爲尚材學亦其餘也懋官品行之高二公既言其槩矣小

者豈待余耶懋官稺年嗜學甚於飲食師心獨得不藉外求名公大人多欲出其門下而弗就也貧幾乎病矣或累日不炊而安之如素世苟莫我知則枯死窮壑無悔也及其撿秘書承 異渥榮寵莫之伍也然未或見其夸色小心勤職十五年如一日非義之取絲毫不自累也非品行之過絕人然乎哉其學亦絕去俗趨蒐羅剔抉薈蕞瑰詭不得則不措發爲詩文寧澀無蕩寧枯無膩寧近乎僻無近乎膚慧心博識獨造玄悟他人莫之及而亦其品行之高致之也
上嘗命其詩曰雅懋官遂以自號豈惟詩哉乃其品

行然也從古蓬蓽之士以文章自見者多矣受知於君上孰有如懋官而況　聖君之知耶沒而　恩榮益備隱卒錄孤比於近臣　命印遺稿費出內帑懋官雖歿猶無死也蓬蓽咸與其榮孰不感聳而興起哉嗟乎材高而勤於學跡奇而敦於行居寵若懼視財若浼吾獨於懋官見之正惟其蒙不世之寵於聖君若是也斯人也可復見耶惜乎年不足以盡所展也不然鄭馬二通職也卽其材學亦可小耶詩文固不足盡懋官也謹以是書二公之後

商谷集跋　姜參議瑜

我朝名碩莫盛於 仁 孝之世時則大割降於我
邦薪膽之耻風泉之感並萃於一時不有忠志之士
殫竭心膂扶植名教則國其免爲戎耶故天必生濟
屯之材以扶之名碩之興固其時也於是或盡節以
行其志或秉義以明其道而雪窖華陽尤得其大者
于時羣賢并升世道彌光而商谷姜公即其一也惜
乎未盡其用而大事徑去攀髯之慟遂爲百世之恨
忠臣義士其如天運何哉獨其言議不泯文獻足徵
而公則後孫孤弱遺集亦且蕪沒無傳今尊周錄既
編 聖祖志事之未伸者煥如日月之揭華陽尊攘

之義益明於世而公之集始出豈非聲氣之相感而徵顯闡幽固有所待耶集既登印公之六世孫弼健弼者徵序於吏部閔公侈其卷首以余與於刪校命爲之跋序既盡之矣安事於跋特書其風節顯晦之係於時者歸之

大隱雅集帖跋

負嶽而居者皆名區也而大隱巖最勝始南袞居之挹翠諸公並與之遊人之清汚雖別地則顯矣中爲辛白麓之有及農淵二先生而北麓之文采益顯草樹巖泉至今有耿光況大隱哉槎川李公繼而作焉

名勝之遊其門者傾一世而雅會則皆以大隱爲歸
槎川下世而嶽下之風流亦衰然良辰美景朋酒招
邀猶先輩之遺風而是帖卽其一也大隱之勝復因
之而彰亦可以想見其舊也辛亥首秋會者九人人
各有詩而京山又各和屬成帖今遽十年有餘而存
沒半之升沉固其餘也然翶翔笋班蔚爲國珍並惟
帖中之選也外此猶出入簪組依止京輦而獨京山
流落窮山與世相忘時或跨驢入都便同遼鶴之感
覽是帖者亦當爲之興吁也然嶽麓直以都下勝也
我東溪山之勝無如洞陰而亦農淵故居也京山今

獨爲之主其視大隱之遊何如哉縱欲相從於玉屛金水之間老無能也我之悵望殆甚於京山之於大隱也遂喟然而書其帖

御製自序帖跋

正宗大王始以弘齋爲號及戊午臘以萬川明月主人翁爲號旣以　命題試士仍又　製序凡千有三百六十九言翌年冬付諸臣之可書者書之時臣病伏鄉廬亦濫與是選承　命怵惕撥昏書進比諸螢爝之裨太陽猶萬萬不稱也然天光下濟華汚無擇也故臣書亦登板刻並諸書遍揭殿省猶月之印萬

川也旋以搨本裝帖未及頒賜而　仙馭遽上賔矣
八路雨泣均抱如喪之慟況如臣之受　恩罔極者
哉仍竊自悲大明遽晦恩覆永撤尚復望餘光之曲
被哉乃於　終祥之月序帖遍頒盖今　王承遺意
也臣徜徨縮伏有若創受感念今昔涕淚被面況
上恭默之政一遵　先王之道而道則具於是序統
君師之教明天人之理微而萬品之情態顯而百工
之職任剛柔之交濟張弛之相待化民成俗之方馭
世莅衆之術莫不歸會於太空之照而萬川之同涵
者一太極也至矣哉　先王之道也今　上受之三

年一是揆也萬世之文獻復得其主而治教將日新矣區區禱蟻之願更望須臾無死備見德化之成也文獻之成始而未成終者幷有待於今 王也是帖之頒即其一也垂死賤臣幸與於此謹百拜而爲之書

趙胤卿萬永 羲卿寅永 淸潭遊軸跋

淸潭洞壑之勝實爲三角之最而始具氏居之 孝廟初服尤菴先生避胡嘖暫憇於此近郭非乏幽隩獨以是爲歸盖取西山之淸也旋復南歸留詩勒於洞門之崖後爲宰相別業樓觀特侈而三淵先生亦

嘗寓居焉詩揭樓額清潭益重余家距此二舍餘而到老未能一遊内愧多矣今觀胤卿伯季之遊軸益自悵然久之况玆七月旣望蘇仙赤壁之餘而歲則十一周矣胤卿羲卿之傳家文學可比眉山不獨後生之可畏而湖上其故居也乃捨之而就巖穴其意益清矣軸中士友幷又嶽下之選也相與竟夜唱酬風流爛漫文采照暎恨不使蘇仙見之彼獨一簫客也比此顧不冷寂哉羲卿托余評批老我豈能役哉徒愧一飯之先也然清潭之於蘇仙亦适也二先生之清風近可師也玆遊可復使清潭重耶書之爲軸

中勉

書東槎軸後

吾少有翰墨才間搦柔毫效萬曆體不成又效大米出世以後了不復作輒以未遑自文其實懶也每值臨池之會輒逡廵不敢與雖欲强習俗體已痼不可爲也及以文事赴日本書則非吾職也然倭人酷愛吾書動輒求之始爲龜正魯草數紙又爲木世肅書蒹葭堂額長老之徒周宏頗解書法常來求書曰一行之筆公第一南公次之吾盖以文采勝也浪華之夜燈火滿江舟行如平地吾倦於應接將就睡忽數

輩踵至叩請無筭余强許之赤關黝石硯平安鹿毛筆古梅園墨美濃州紙皆具於前而又以茗碗盛墨紅氊承紙左右趍事如或不及垂下筆舟中人皆喜色相顧每書一紙必拜謝余倦欲止輒復叩請遂至數十百紙不可意者十之七八余擇其最下者數紙欲抹去之求者頓首固請必得乃已膳所城主滕康桓使其僚屬宇野成憲求書其館額余辭之成憲曰公勿辭寡君甚愛公書不得不敢復命余不得已書之成憲喜躍去復以康桓命出謝膳城在琵琶湖上佳麗勝於錢塘自是求書者益衆殆不能堪道路所

書計不下萬餘紙及歸吾國復不敢言書而其在日
本者計己鋟刻傳玩比思白之列間以語人不覺自
笑然吾書實拙今雖見重後必不可掩適足爲吾累
也且吾臨行謁奉朝賀俞公請教俞公戒以訥出吾
謹受之至則反爲習氣所使連章累牘浮率牽强皆
浪華漫筆之類得詩者亦未嘗一見加頂納懷如嬰
兒之拜佛像豈復卞長短哉然彼中文學非昔日之
比安知無從傍竊笑者耶夫夸於不知者以爲能耻
也騖於技而失其所自守佻也出其瑕而徇諸人拙
也三者吾皆犯之如是而謂之華國可乎思之悔恨

甚矣書爲後輩之戒

書張汝時事

張汝時老奴忠健死汝時曰喪無貴賤一也命內外毋諱食無肉鋪席于庭親視殮具必精必潔及殮臨哭之甚哀隣人感之爲助其軔吾聞而歎曰王道之易行若是夫忠健亦忠實人也事其主數十年如一日未嘗與人爭鬪嘗買馬善飼之及賣倍前價汝時責之曰汝何用馬儈術耶速反之忠健追及於數十里外以其羸歸之買者驚歎欲與分其半忠健不受曰不敢背吾主言汝時之化行於家如此汝時事其

伯氏如嚴父事兄嫂如母朝謁必拜之隅侍終日非有問不敢言服勤如小子然伯氏嚴憚之若畏友平居恂恂如不解事者然內實通曉世間情僞無不預知吾嘗曰汝時奇氣不可及聽者多不以爲然然其急難恤殘實有古烈俠風世人固不能知也汝時名學聖玉城府院君晩之後也

書洪琴師事

菊隱洪侍郎言其先公嘗客遊咸昌識善琴者洪純錫純錫亦南陽之洪也公戲之曰君吾家邊族也仍號曰洪白邊時洪公姻親爲咸昌倅觴賓于育英堂

會者皆都下名流風流跌蕩數十日乃罷嶺右傳爲盛事而純錫乃以一琴師偃蹇其間每一調絃四座寂若無人名流無不樂與之交而純錫顧疎放不羈喜遊山澤間未甞一至都下絕不相聞者久之公晩居忠州甞冬夜具酒讌客酒未行忽聞屨聲自遠而至蹊霰庭葉颯颯交鳴振衣入戶長身皓髯囊琴在背坐皆疑其神鬼也公熟視之問曰君非洪白邊乎何從而至此客遽拜曰純錫別公十五年矣心獨不能忘適來漱玉亭彈琴十日朝將歸矣聞公在此迋步而至爾坐客皆悚然驚歎引之上席勸以深危夜

闌燈灺援琴而鼓聲調悲壯往往有燕市楚江之音語及舊游存沒又不知涕盈睫矣上游名士多爲詩歌之洪公詩有曰高山流水猶今世瀟洒人間六十年歡飲十數日復負琴去蹤跡不復聞焉侍郎之語余如此而仍愴然久之余亦悵不及見之後又聞之咸昌客咸昌有文氏以琴鳴者十餘世純錫其外孫也瀫玉亭在鳥嶺北懸瀑甚奇詩人柳雲卿者居之亦奇士也

書滄海逸士畫帖後

滄海翁鄭紉觀嗜觀名山北登白頭南入漢拏頭流

楓岳直戸庭間爾眉顴老益古奇似羽士異人有時徃來都下好事者多畫其觀海入山狀以相誇示僮騾弁儵然欲遐擧嘗至余所客有博古者遇之面余而笑曰君見利瑪竇像乎彼翁似之客未嘗知翁而相之如此翁益欣然自喜瑪竇偏觀天下翁偏觀海左大小雖異偏觀則同宜其像之似之也翁謬愛余文索之甚勤余故未有答也遂書此於其畫後

題暎湖樓額後

高麗恭愍王避紅頭寇至福州書暎湖樓額三大字樓再漂於水額亦漂而免者再 萬曆乙巳之水漂

至金海海中夜有光發焉漁者見而拯之云　英宗甲午之漂有僧附焉至荷洄而俱免州人傳以爲神恭愍如宋徽宗百技俱能但不能治國耳然字體尊重宏厚儼然有太平氣像似不出於恭愍之手抑王者之筆故有異於凡人歟要之爲天下至寶神物之扶護之也宜哉福州今號安東又有恭愍敎旨一通藏于太師廟州之講武堂亦恭愍筆也

書復軒記後

余旣爲金君作復軒記以示君君謝曰子之言盡道是也然子之所言者古道也吾之所執者今藝也古

道豈諧於今哉非所諧而强之非吾之所能也縱吾能之世豈許之乎顧吾之所能者山水煙雲也子姑就吾所能者而廣之吾得以觀省焉余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君子之所戒也畵獨不然哉我之所言宜君之難之也然我亦非必君之如我言也第言畵之道如是而已詩道亦然雅變而風風變而騷騷變而古古而後雪月風花而已詩之雪月風花卽畵之山水烟雲也今之爲詩者能捨雪月風花而復古之風雅乎然復古有道古之與今不過雅俗粹駁之別耳苟其言之粹雅則今之詩亦足以陶寫性靈感發

志氣古道豈外是哉故晉帖唐詩覽之使之靖躁心而平麤氣者以其字畫之高雅意致之深婉也畫豈獨不然乎哉歛君之氣無或浮蓄君之志無或肆整君之筆無或雜端君之視無或放奇峭也而運意則粹艶濃也而寓典則雅無使騃俗間之則山水煙雲足以怡神娛意而古之道不期復而自復矣君其勉之

書多胡碑

多胡碑余得之日本其稱和銅廼其元明天皇年號其四年則唐睿宗景雲二年辛亥而距今一千一百

九十年也碑之淪於野土不知其幾年而平鱗者始得之鱗雅善金石圖章獲此以爲珍好事者亦盛爲稱之余之入日本鱗以此見遺欲廣其傳然余以其字畫之太詭藏之巾笥未輒示人人亦不之好也適芝溪宋德文見而奇之曰此漢隸古法也中國之失其傳久矣今乃得之夷耶洛嘵撫玩久不能已嗟呼物不自異待人而顯宋儋之書不見采於閣帖孰知其鍾王者類耶深山僻野如此而淪沒者何限此古人所以重知己也鱗而聞此必躍然而興矣庚子季春青城散人小識

書興法碑

興法寺碑在原州建登山高麗太祖爲眞空大師親製碑文而命崔光胤集唐太宗書李益齋曰辭義雄深偉麗如玄圭赤舃揖讓廊廟而字大小眞行相間鸞漂鳳泊氣呑象外眞天下之寶也壬辰之亂倭將有解書者載碑以歸至鳥嶺南知不可運鎚折其腰而去江原觀察使適有好事者復運之來置聽政所之右然露處二百餘年雨剥苔蝕甚或印童磨朱於石面鸞鳳之輝泯矣中州興福碑貯之以崇宇固扃而易主剔始印數本此其所以閱年多也我國則不

然義與麟角碑榮川白月碑及興法碑并天下絕寶也而置之若棄印之無方一任其刓滅而止可勝惜哉可勝惜哉興法寺址今爲陶泉書院許觀雪厚所享也碑趺尚在

書白月碑

白月碑新羅朗空國師棲雲寺塔銘也新羅侍郎崔仁滾撰金生書端目禪所集也立以周世宗元年甲寅羅之亡已廾年矣碑始在奉化縣太子山山深寺圮久無知者適明詔使有求之者始搜諸榛莽中而得之移置榮川郡廨求印者坌集有武倅不堪其苦

推以爲馬棧而辱之今其若干存者皆馬跡之餘也

余觀金生眞蹟多矣山居帖尤其石本之佳者然白月最勝其畫如張千句之弩一發可碎千軍孫武子所謂其勢險其節短者殆白月之謂也然端目之集白月猶懷仁之集聖教聖教過於姸媚白月過於險詭盖集字者之筆法然也然金生之不離乎夷裔而下於右軍者正坐其險詭也碑後字體稍覺疎宕似非端目之所集亦可異也

書金養虛杭士帖

中州之人重意氣遇可意者不擇疎戚高下輒輸心

結交終身不忘此其所以爲大國也吾嘗觀日本其人亦重交遊尚信誓臨當送别涕泣汍瀾經宿不能去孰謂日本人狡哉愧我不如也況大國乎金養虛與洪湛軒隨至使入燕遇杭州貢士嚴誠潘庭筠陸飛三子者一見相合畫二公像藏之萬里寄書如門庭然潘陸後皆登第潘已顯揚臺省陸則歸隱西湖江浙稱其高獨嚴誠者早夭臨歿出二公像見之噓唏而絶後之入燕者與潘翰林交必援二公而爲介然交好無間終不如二公時夫湛軒人地固足取重養虛則直一窮士爾嶔崎歷落不得志於世其以詩

酒自命者適足見姍於後生而及與三子者遇取重也如此蓋其胸懷之虛曠有以致之而無亦不得於我者適以得於彼耶抑吾因此而有感也夫三子之文章書畫弁中國之選也方其聚飲於燕市也風流氣岸殆將傾一世而右之其於外國之士何有而顧乃禮下之已甚歿生之際尚此不忍忘非大國之人然乎哉世之挾才地而驕人切切以爲高者視此足以知愧也然華人甚重淸陰遇我人則必問養虛淸陰族孫也三子者之重之其亦以是夫苟其然者是乃我國之重也豈特二公爲哉

書仇十洲畫水滸軸後

司馬氏傳刺客尤致意於荊聶是奬盜也不幾於賊世教耶嗟乎此正所以警世也虎豹之才而無所用感慨佗傺沉匿市衢一遇知已甘爲之死盜賊之靡焉而不悔也是孰當其咎耶可不畏哉可不惜哉班史識不及此故闕之水滸之徒純於盜也然羅貫中之奬之殆居刺客之右孔周爲政羅必先誅而書則滅絕之也反乃盛行於世又或圖畫其須照人耳目有若曠感者然世教之賊一至此哉然彼亦爲警世作世人情孰肎以父母生育之身樂趨於盜賊之羣

哉盖亦不得已也飢寒之所迫也文法之所逼也感
憤之所激也技癢之所使也驅之以至此爾材俊之
不用而嫉之若仇用亦使闒茸制其命君非虐我虐
我者存爾悍騺之性其肎坐受死耶不使之死國而
死於友不使之捕賊而趍於賊持世者可無惕耶羅
氏之書盖爲此也嗚呼靖康之亂實華夷翻覆之運
而盜賊爲之兆水滸居其一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盜
其先變乎如而人者用之於虜韓岳不其伍耶宗澤
聚羣盜於汴將用之與復也岳之牛臯楊再興始皆
盜也水滸獨不足用耶羅貫中生於元世痛夷狄之

滅夏作此傳以舒憤恨宋之失其用也然羅猶喜亂者龔聖予文陸徒也宋亡不仕賣畫自食喜畫水滸羣雄龔豈獎盜者耶其意亦羅比也今其在世者皆是本也仇十洲臨寫一軸百八人之形像宛若生動信能得其意也然羅龔之意或未必知也故書之其後

題坯窩書軸後

品書家尚鶴銘殆居鍾王之右非謂弘景法勝之也以其有道氣也故書之格勝於法意勝於材神勝於氣乃可以居上品也然是猶止於書也必其人之性

情之高潔文章之古雅足以率其長而通其妙然後書之品格從以貴焉故論書必先其文論文必先其人曷嘗見人汙而文重者耶故林希李清臣之文比於長蘇而後世無稱焉以其人之汙也蔡京之於書亦然況其徒書者耶然則書家之重鶴銘固也坏窩金公有道人也生長華顯而富貴聲譽無一嬰乎其懷閉戶養痾常以文墨自娛年今七十有五窮達無異觀也余之違公十七年矣幸復遇之顏髮猶舊時也旋以行草二大軸見遺字畫之奇健公亦自以爲勝昔然公書之美實在字畫之外闇然乎其內蘊澹

然乎其反觀來若無係去若無追夷曠蕭散迺而彌遠正惟公之爲高而書亦如之故覽公之書可以知其人品而文章亦其比也故余嘗論公人品最高文章次之書又次之知公者莫不以余言爲然書實公之餘也然亦足以徵道氣也後之尚論者安知不以鶴銘比耶遂書其軸末而藏之

書豐安李公 灌 書後

豐安李公少先人十一歲至老執少弟禮不衰其習先人由公婿於吾外氏之宗也公少而天資醇粹迺道其就泉門先人亦勸之也公家居廣州距吾鄉稍

間大中未克一詣其門然德性之濡襲也遠余之慕仰由耳熟也不獨以先誼重也及公從宦京邸余始屢詣公之遊楓嶽過余銀郵余從日本還覲於南漢於外見則止此公以先人之思眷余甚厚而不肖不堪當也公之入桂坊受　知甚重權凶娟之嗾其徒中以釁言公即歸故居布衣草坐若始不官及權凶敗朝著淸而　上益思公公亦年躋耆耉乃以壽職襲世封而來謝　上亟命之侍使誦桂坊時進言安車送至家公感激　殊恩千秋之節　上雖停賀公以義分不可偃外來宿勳府朝房以伸蹈抃之私而

大中亦直秘省夕焉公握手晤言返則出戶送之公亦再過余始道其忤權凶之故乃公謹守速其僭芒也未幾以先人簡牘之半歸余而書及先故甚詳半則付其孫守之纔改月而訃至公若預知之矣公之盛德縱徽先誼固當沒世慕之况余之父事哉嗟乎時運之爽仁者先悴公之厚德篤行宜承茀祿爲世標仰而顧窮老鰥獨百恤備焉乃其學識晩被　特達之知若將有行於世而卒又狼貝以去公固安於義命而宰物者得無憾耶然箕範五福公居其四生老太平浩然其返是亦足爲賢者式也榮悴外物也

於公乎何有書之以志余戚且以遺公之孫

書金義鉉所藏黃庭經後

大令黃庭經書家正法也然奇變錯出不專於正譬諸兵家合程李而用者也結搆密而神明罔步驟迺而意寄遠蘭亭之宕而無其放曹娥之妙而無其峭斯其爲上品也然歷世久而易本屢秘閣石本乃吳竹南模也體裁笨厚特竹南法也然舉世效之無異淳化帖善本之難得可知李匡師鹿角枕帖專效黃庭而波畫異於秘閣本及得華本始知匡師之所倣而善本則未也內閣史金義鉉所藏乃其善本而八

字一行句抹他本則無之虞世南小跋亦足證其正本也余垂老幸見是本爲之書其後而歸之

王右軍換鵝書乃道德經也而世皆謂之黃庭經者以有太白贈賀監詩也然詩註亦以爲道德經其非黃庭審矣覽是帖者不可不知此

書金忠毅遺事後

莊陵諸臣盡忠所事刀鋸之慘甘之如飴天常由是而明人紀由是而立詎不爲百世光哉然參夷之加時有不得已也豈 光廟之本意哉故旋以後世忠臣許之前之誅夷所以一衆心也後之獎許所以樹

民教也仍 命東鶴寺招魂以歲祀之備及嬰孩冥報亦以植顯教也獎褒孰過於是魂記亦一惇史然事蹟則闕焉今之徵信者野史也然攷實終遜於國乘如六臣畢命之地皆認以露梁至以疑塚爲證然實錄則軍器寺前也若此類者多必也以野史之直書合國乘之實記然後方可以傳信也夫節義待文獻而章文獻得聖人而光今 上丙辰命撰 莊陵志徵魂記攷實錄設配食壇於 莊陵追祀三臣於寧越彰節祠而諸臣之烈始大彰於世忠毅金公文起卽其一也與六臣同日受禍而其子玄錫亦從之

死卒乃同躋於配食壇崇報今無餘憾而墓隧無傳家牒莫徵遺裔流落窮鄉其詩文之在世者獨放鷳詩一篇而遺事亦不過一兩則爾文獻之殘鈌寧不悲哉然公之忠節自足撑拄今古寧藉於文獻之餘哉特幸遭遇 聖人於三百餘年之後闡發盖有光也公之十二世孫致厦徧丐文於當世顯者以補文獻之鈌而猥及於大中大中無能役也顧以死六臣之忠文生六臣之文斗弁出吾門故自幼習聞於家老又濫與於 陵志之役獲覩魂記及實錄所書公私之徵略備謹書所聞見以歸之若其闡揚之重諸

公之詩文在

書兪氏墓碣後

南秋江六臣傳以忠穆兪公爲抱川人海東名臣錄亦然然公素居抱川書豈因其居歟杞溪兪氏以公書諸其譜亦未有信蹟也 英宗丙寅公之遺墟碑始立吾先子實爲之倡也於是公之傍孫居抱川者始出乃公兄應信之後也世居抱之東面家牒郡籍皆以抱爲姓貫然亦無信蹟杞抱等傳疑也盖其禍後危蹤竄匿舊籍泯滅莫得以攷信也君子之悲慨豈獨在兪氏哉今 上戊午東面之二碣見一兪禎

立墓也一楊世顯妻俞氏也皆貫抱川而守獨完抱之有俞姓審矣忠穆之貫抱不足以徵信耶杞譜徒引重也荒原斷碣始判數百年之疑幽隱固有待而發也今　上褒奬節義逈出千聖六臣之崇報殆無餘憾而二碣出焉文獻與有助也不亦爲吾鄉之光耶余抱人也故備書之以待掌故之采抑吾因是而別有感也節義雖炳非文獻則莫顯夫露梁之塚與秋江之傳同是六臣而其一則異塚則成忠肅傳則柳忠景也忠肅之烈忠穆比也何遜於忠景而露梁之祀乃反讓之傳爲之主也魯恩故居亦別祀也吾

於是益知文獻之爲重而節義之顯晦其亦有幸不幸耶遂牽連而書之

書隱几李景深始源芝皐詩軸後

立朝意在東山佩玉形若槁木吾常三復是句而美之君子之立朝豈可一日無此心哉靈芝今之東山而淵源直接華陽非安石玄度所能擬也草木溪山至今衣被其光榮過者猶且彷徉詠歎而不能去況其後孫耶隱几李公篤承先懿蔚爲國瑞兄弟聯武峻望華塗舉世莫之京也然意常在靈芝之麓出處顯晦未嘗一日忘也非惟其家法蓋其雅性然也顧

以　主恩重而親年篤未敢言去爾夫惟廊廟之具而山野之想黼黻之榮而布韋之歸居之以醇素行之以謙抑斯道也可以終身立朝而無畱安待乎東山哉佩玉槁木尚其餘也況榮觀耶乃其松下之詠終以芝阜爲歸由此心之常存而大中所以與感也然出處存乎時顯晦存乎命況其遭遇　聖明輔翼治教如侍郎者縱欲去得乎但當安時循命少則勤勞　王事老則退卧家山無失出處之正無愧淵源之盛則少微林壑待公而增重不亦休哉遂書其軸以爲異日之左券

書坯窩重言帖後

坯窩金先生有道人也其道以吾道律身以老道遯世均之乎其有道而乃其居世也與物無競以仕爲隱以故衆皆稱其有道疎眠無異辭也然見其玄默自晦殆若壺子之杜機而疑其耽於老也先生亦怡然受之而不辭然其實合易論語而爲學者也故平居喜誦論語易常在手而道德直佐之也卒乃世故之平陂無常而先生則自如也家難亦因之以紓於是世始稱先生之知幾爲不可企及而 九重亦垂恩奬及其身後非潛德之上徹何以致此嘵乎如先

生者方可稱明哲也易之消息盈虛先生獨知之矣然先生不喜著述晚年所著惟重言一篇也其言出入玄妙推明事理細大無所不及信有道者言也乃其憂深思遠若小宛之相戒覽之益可以想其志也先生沒而其書始出并其雅言也大中從先生遊久故習其言大中亦有所著如重言者而恨未及對質也是帖來自海陽羅子晦亦先生所自書也海陽得之於先生之子稚圭而爲之序托大中書其後嗚乎舉一世而誦是書則天下便無事矣何患害之爲憂哉哀樂乘除亦不足言也先生書學鍾太傅世稱稷

下體因其所居而名也然方其在時不甚貴也今則一辭推重待以師範昔之矜才鬬巧自以爲名世者今皆[illegible]然服矣亦可見正道之終勝也然不有 聖主之導率豈其一變之至此書法尚然況文耶重爲世道幸也遂爲之備書

書安順菴鼎福斥邪文後

順菴安公於吾先子未有傾盖之素始於廣津舟中一面而相識也造次之交深於久要盖相有目擊而存者也繼此不再遇而不能相忘公旣屢道於人而吾先子亦然梅谷李公世杭葉西權尚書𥚁升吾鄉

之望而知公者也故先子與之道此而大中幸與聞焉嗚呼此古君子之相知也今世可復聞耶公沒而其著述始行於世文獻藉公而重登於　乙覽者多而乃其斥邪之書爲其姻親之陷於邪者作也故辭繁意竭如救焚溺而卒莫之救也甚矣邪說之惑人也終乃國禁加之抵法者衆而公之姻親及焉公之言果驗矣然滋蔓猶未除也今爲舉國之憂於是世皆稱公之先見而想慕其風猷況知公者耶惜乎李公亦沒矣是書來自權公二公幷亦早憂此也大中雖未及覯公而先誼詎敢忘哉茲因權公之托謹書

其卷後而先之以廣津之遇若其斥邪之嚴憂世之切覽是書者自知之詎待於余言哉

書金先達時和詩軸後

玄川元公子才返自海槎卜居南巷教授生徒戶屨常滿余亦屢至其室藉草臨泉田園之娛足矣然公猶以爲不深盡室入砥平之勿川原驪之望待以爲重粱氏鳳凰臺溪山絕勝距公家十里良辰暇日公輒騎牛就之粱氏老少傾隣欣迓雞黍信宿乆而不懈扁舟時至京洛所過江墅皆若行窩待之平生未嘗屈志求容故常窩李公敏輔曰子才利不能誘威

不能休柯汀趙公鎭寬曰勿老古之遺直其見重於賢宰相如此公常慕荀陳之淑鄉而教人各以其才金君時和其一也少嘗以文發解足以鳴世而旋乃投筆舉武科盖其世業也然意常在筆硯有時賦詩聯軸猶是南郭之舊聲也對之如見玄川爲題其軸末以識存沒之感且惜君之失路然君子報國文武何殊君弟致力其當分期不負所受而已豈以得失嬰懷哉

書深隱李公遺事後

英陵制作之治黃許兩相爲之佐明良喜起莫盛於

斯而深隱李公又其一也況其甘盤舊學黃許之所
未有也是故生則佐理巖廊沒則配食 太室覽其
世可以知其人也然後孫零替文獻無徵其傳於家
者獨謚狀一道而雜出於掌故者亦草草寡稱然謚
狀云公居憂不作佛事即此而知公學問之正也觀
德豈在多哉當其時 聖治雖明羅麗崇佛之俗猶
未盡革寫佛經行素祭上行下效習以爲常夫以南
秋江之學識而祀親忌於僧寮從俗謬也秋江之時
尚然況前乎此耶獨公能排之昔伊川先生居喪在
洛不用浮屠法唯一二家化之習俗痼則道學之化

之猶如此其絕少公則一變其汚俗而直爲伊川徒也豈不益爲吾道光耶佛之盛時自謂軼吾道而上之者今盡役於我而吾道益尊是實儒賢繼作之效而始公之正學發其源也不然曷能爲 聖人師哉且其配食也乃以一卿宰踵四相之列盖其協贊之功儷於黃許故也卽其踐履之崇亦可知其委任之重也所未至者鼎席也然年代旣遠風烈俱晦可勝惜哉公十三世孫得元繭足上京遍丐文於顯者蘄闡公於後世而猥及於余余愧無以當其意姑書其大者以歸之

書坯窩所譯思美人曲後

松江鄭相公謫江界以方言製思美人曲以寓戀君之意盖楚騷之餘響也淸陰金文正公甚愛此詞常書置座右僮僕皆誦其章句坯窩金公譯之以文九章之思美人宛在是矣其辭纏綿若結歔欷欲絶複而不厭哀而不傷靈均之志待公而復見誰云古今異哉然竊嘗有疑於公者公有道人也榮悴哀樂無入於心棄婦逐臣之懷何由知之而登之詞者若是耶嗟乎於此可以識公志也公門戶烜爀世居京洛固非遺世而遐擧者握重權辦大事雖非公任然

公心雅量裕於鎭世囂而平黨仇也顧乃力拒抄選浮沉蔭調盈滿之戒繼以沉晦斂約之志從以隱遯卒之全家入海山之陰而家難亦隨而紓門戶殆若再造袁奉高之土室比公猶有迹也記昔公因 特除僉樞肅 命而來也過余秘省晤語移晷臨起乃曰吾之早謝舉爲避世禍也仍笑而去余至今不能忘閑雲無滓止水無波余所以况公也然公非忘世者也忠 君憂國之心未嘗弛也故見史之烈士忠臣致命立節則必感慨激昻有時出涕君臣之義豈因用捨而輕重哉故君子退亦志於救世富春鹿門

豈欲止於長往哉康節之隱也居洛而友富馬也柳下惠魯之逸民也善世之功尚於臧孟君子之行道豈必達而後可哉然則公之避世政所以補世也魏闕之戀乃其常彝也情見乎辭者如此詞是已豈必涉湘沅拾蘭芷而後乃可以叙志耶其亦欿矣松清二老之志因公而益可見也世但以澹泊處公者猶爲未盡知也余之爲公書者多矣乃其感慨眷係之志猶未之盡也今而後吾亦畢吾辭也

書四十五疊唱和軸後

右七律四十五疊余於壬戌秋冬所製而海陽羅子

晦之和則纔旬餘日也老人筆力之健如此而翌年遽沒今閱其全軸光焰尚覺燁然余於當世之詩最重海陽及雪橋安叔華荀以海陽之工力合雪橋之才具吾東無與敵也惜哉雪橋今亦千古矣因記余平生有遺恨者二陶湖李公宜哲余父友也方余直香院適公直騎曹見省記而招余至則姜內翰趾煥亦至話良久而去余獨留話漏鼓幾撤臨起敬問公曰公之久於洛何也公愀然曰求歸久矣奈無山何翌朝寄余及內翰詩有曰內翰旣回烏秘書又躡蹤縱言及禮樂更僕思未慵閒詠招隱詩愁聽長樂鍾

盖紀實而示意也余時不以詩爲事故未卽和而內
翰以其軸去余只記其三句至今誦之先人命余追
和而失其韻之首尾遂未果及余以詩入日本公爲
安邊府伯歷辭之路過余旅邸備言詩道移時乃去
時在座者多名士皆公後輩而公若無見也獨與余
話意寄之盛老益不敢忘也一則雪橋也吾始遇之
於路便相視而笑公方躬耕阜異山余官蔚珍徃來
安昌公則招我偕隱我則勸公出山殆若反招也其
寄我二十律余則和其十二遽遭艱而撤余之乞銘
於安昌也公寄聲於余謂必出山相迓至則果然何

由知吾來耶靜者心明故也柴門迎笑爲余信宿而去然吾之年識幷不及公唱酬亦瞠乎後矣恨未得老吾才而遇公也後欲足成其八而亦未果也遂附於是軸之後以示余意批圈幷畫山李公洛瑞筆而軸首京山李仲雲篆也軸則海陽胤子後野之書也留作吾子孫之寶後之覽者當亦爲之興懷也歲甲子孟春七十三歲老人靑城成士執述付長孫憲曾書之

書梅軒權公行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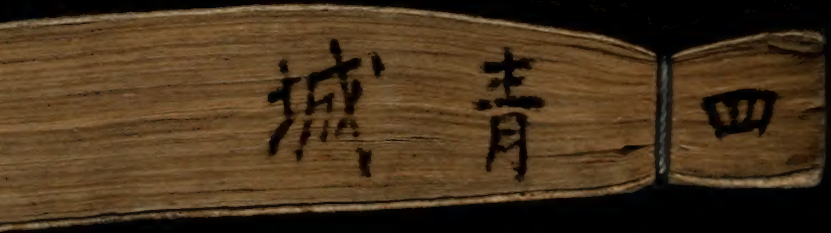
宣廟壬辰之亂義旅多起山南非惟土俗之懋節義

實　朝家之所培植儒先之所倡導爲之勸也梅軒權公士敏起於慶州其昭龜峰公德麟學於晦齋李先生家世以教授稱而公又明於天象庚寅辛卯之際見妖星芒逼謂門人曰倭寇急矣促人嫁娶及亂與倡起同志前據公山賊路俘斬甚衆移師爵津與紅衣郭將軍合郭公壯公軍容用公策偕入火旺山城誓衆同守倭亦未敢加兵在陣遭母喪廬墓三年始公以學行徵爲濟用監直長遷司饔院主簿亂後除彥陽縣監不就卒於家夫敦尚世教莫先於學德行文章名節事功罔非持世之資而惟學可以將之

山南之學始自暄蠹而問學之功晦齋實爲之倡至退陶而大成是故人材作興莫盛於 穆陵之世天若預爲之應變也乃其遭難在朝則爲中興之佐在野則爲義旅之倡濟時艱而敵王愾若偏在吾儒二先生倡明道學之烈於是乎益著如公者私淑於家直文事也乃義旅之倡武於諸帥而見於事功者忠節如彼其卓内行則孝爲之本卒之功成不居捨官如遺風烈足爲山南之冠冕而即其文武忠孝備於一身詎非傑然爲全德之君子哉然潛德幽光沒而不章盖亦有待於 聖世也今 上六年壬寅以御

史柳義養言褒公忠則　贈左承旨孝則　旌閭表
章之典今無餘憾山南名節可益興起而不增爲
聖世光哉嗚呼休哉公七世孫學仁徧求諸公詩文
用侈其蹟旁及於余余固辭不獲遂書其卷而歸之

青城集卷之八


摭青
四